通鑑荅問卷第一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周威烈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或問初命晉三大夫為諸侯通鑑何以託始於此曰春秋書王曰天王言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夫君臣有義天之所敘也爵罔及惡德天之所命也有天子而有諸侯有諸侯而有大夫尊卑有倫上下有差天道之大經也魯桓之四年桓王之十二年也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魯桓弑君而立天討不加乃使冢宰聘之春秋名其宰以見貶然猶有望於天王之討有罪也莊之元年莊王之四年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簒弑之罪終其世不誅惡稔而自斃又追命以寵之是謂壞法亂紀弗克若天矣故王不書天言瀆三綱而蔑天道也不寧唯是晉曲沃以支子封是亦大夫也武公弑晉侯簒晉而有之凡在官者殺無赦莊之十六年僖王之二十八年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見于左氏傳而春秋不

言是時晉未與諸侯之盟會魯史所無則春秋不得而書也然夫子刪詩於唐風無衣見之無衣非以美晉蓋閔周之失道也曲沃簒國不敢自安待天子之命然後安之乃受賂而命為諸侯殉貨利以斁彝倫君臣之義大泯亂幾何不為禽獸也亂臣賊子自是接迹於天下夫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有魯桓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而後有魏趙韓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晉武之穆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王不恤同姓爵其賊臣始於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命三大夫而文公之晉亦亡通鑑之所始春秋之所終也春秋因魯史寓王法非王之法也天之法也聖人以天自處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春秋筆絕而有通鑑焉天敘有典無古今無治亂與天地相終余是以著莊僖之始亂而慨威烈之不復振也

又

或曰通鑑何以不續春秋曰春秋經也通鑑史也經不可續也左氏終於智伯通鑑始於三晉蓋以續左氏也及朱子為綱目之書綱倣春秋目倣左氏以經法為史法聖人復起必從之矣然不有蘇公司馬公之

編年參以朱子之筆削此窮理致知之要明春秋之義以讀通鑑其庶幾乎或曰朱子詩云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述先幾何也此胡氏讀史之言也或曰胡氏謂三晉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之政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之惡彰荀躒出會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趙鞅復入陰凝冰堅垂及百載其事可得聞乎曰晉悼自蕭魚服鄭志滿而怠襄之十四年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荀偃主之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三會國之大事皆[illegible]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悼公何以宗諸侯乎襄之十六年平公初立為溴梁之會十一國之君皆[illegible]而大夫盟則荀偃之為也春秋特書之出公之奔[illegible]公之發其幾已兆于此崔杼弒君襄之二十五年也平公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若能執崔杼戮之晉可以復霸乃受其賂許之成春秋書同盟于重丘傷王綱之紐解而亂賊之網漏也季孫意如出其君昭公在乾侯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昭之三十一年也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躒也與之為會昭公終於不納[illegible]無王而躒無君矣晉侯亢不東將亂人弒君不誅逐君不討不知冠屨易位還自及也定之十三年趙鞅入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鞅寅吉射厥罪惟鈞鞅有韓魏之援復入于絳春秋書曰晉趙鞅歸于晉志三家之篡自此始也胡氏謂王之命之蓋不為已人君監此謹於微而已矣謹微者易所謂早辯朱子所謂先幾也賈生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嗚呼可不謹哉劉向曰六卿分晉謂范中行知魏趙韓也范氏士會武子始為卿至昭子吉射五世中行氏荀林父桓子始為卿至文子寅五世智魏趙韓共攻范中行而分其地四卿顓晉國之政智氏荀林父之弟莊子荀首始為卿首之曾孫文子躒躒之孫宣子甲生襄子瑤魏趙韓滅之魏氏畢萬之後莊子絳始為卿絳之孫襄子曼多曼多之孫桓子駒駒之孫文侯斯趙氏趙夙之後成子衰始為卿衰之子宣子盾盾之玄孫簡子鞅鞅之子襄子無恤再世至烈侯籍韓氏韓萬之後獻子厥始為卿厥之曾孫簡子不信不信之孫康子虎虎之孫景侯虔古有世祿無世卿晉之亡以世卿也故曰權臣易世則危

智趙立後

或問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通鑑用左氏書法以初起義而原二家興替之始亦有意乎曰謹始正本春秋之法也魯聲子仲子生隱及桓而惠公不能定適庶之分亂是用長左氏書于篇首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矣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二家之存亡不在晉陽交兵之日而在立後之初舍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豈唯一家推之一國天下皆然其在春秋景王之子猛子朝天下之辭也晉獻之申生奚齊一國之辭也臧孫紇之奔因季氏叔孫豹之辛

以豎牛一家之辭也雖然智瑤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焉得仁鞅之服未除即以銅枓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為而無恤為之不仁之極也春秋降而戰國人欲肆行天理幾於殄絕瑤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其不仁則一也或曰仁人心也何以流為不仁曰心存則天理為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無非仁也心不存則人欲為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非不仁也仁則公可以與天地參不仁則私至於違禽獸不遠智趙之勝負如蝸角蠻觸如蜉蝣朝暮何足算者

尚論古人而不切己省察雖五車三篋誦如懸河於吾身心奚與焉學者當存惻隱之心當存不忍人之心善念一動便須充拓惡念一萌便須翦除凡為孝弟忠信為禮義廉恥為剛毅木訥為寬大樂易為齊義之君子如鄉黨所尊敬此仁人也我則中心好之景行行之凡為邪說暴行為貪惏忿鷙為巧言令色為傑切刻薄為貪利之小人鄉黨所鄙賤此不仁人也我則如惡惡臭如遠蛇虺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豈徒榮辱而已禍福決焉人獸別焉讀史能識趙簡審好惡方為有益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或問簡子以晉陽為保障何也曰晉陽趙之私邑猶衛孫林父之戚魯季孫之費有城郭溝池之固與君抗衡者也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郈墮費使夫子不去魯則成亦墮三都皆毀而公室彊矣然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篡魯夫子之功也趙鞅承晉陽以叛地形險要鞅以為董卓之郿塢王敦桓溫之姑孰使擇人以守之私其黨於己也私其利於子孫也始之董安于繼之尹鐸藏戶輕稅此

氏行私惠收民心之術也絕以春秋之法何足美哉執殺鳴犢空其國無君子以狎其君豈曰能賢莊子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蓋有激而云其簡子之謂乎簡子嘗問季氏于史墨墨曰魯君世從其惡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斯言非為季氏所以箴簡子也是故國有大城則害於國本弱尾大不奪不饜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天險云者君君臣臣截然分定而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爾晉君若贅斿不撫其民昔也曲沃之民知有欒氏不知有君今也晉陽之民知有趙氏不知有君天險失矣君

三百十二

答問卷一　七

不君臣不臣雖有地其得而保諸

宴於藍臺

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則不侮春秋書齊侯敗于鞌以婦人之笑也書衛石買代曹以重丘人之詬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瑤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果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厚趙襄子又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恥以有為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兎協以計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

其顚覆宜哉怨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瑤不能用而載在簡策可以為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為過戲者有心而為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為善學

智伯請地

或問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著段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愎二字盡之遠智國之諫見其愎求三家之地見其貪

三百四十

答問卷一　八

以愎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跳踯於東莊奮爪吻以搏且噬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寢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禦之難怒敵者其禦易遠襄子含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懼存智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攻

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變劉子曰微禹吾
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爲魚
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
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爲汾水戰國策以爲
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
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
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哉安邑魏
邑也平陽韓邑也有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絺疵
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
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鑿臺之上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
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
辯士遂以爲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伐趙而趙人決河
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
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橫之徒口之而弗
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壅濰水高
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惜乎梁武之淮堰十
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蟻之移穴漠焉不感於心南
唐之臣有獻彥琛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泯海四百
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忤也湯武救民水火

之甚害有是哉余故著智伯之罪爲不仁者之戒
自智伯之滅至三晉之侯五十一年

司馬公論才德

或問古有君子小人之辨無才德之分司馬公謂德
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何也曰邵子曰才之正
者利乎人而及乎身才之不正者害乎身而及乎人
十六才子之才才難之才合乎德而言程子所謂才
與誠合者也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云乎
德而言漢史所謂不仁而多才者也與其得小人不
若得愚人言小人之必不可用也利口之嗇夫不如

少文之絳侯舞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小人之
才古所謂不才子也焉攸用豐舒以三儁才而亡荀
瑤以五賢於人而滅才勝德者亦何利焉德本於性
性無不善才稟於氣氣有善惡司馬公云聰察彊毅
之謂才此言猶未之盡君子聰明洞達小人則便儇
苛細而已君子剛毅有守小人則色厲內荏而已君
子小人之才不可以一槩論自學者言之才不可強
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豐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爲君子
小有才而薄孝悌輕仁義弃忠信捐廉恥終爲小人
之歸而已矣

豫讓

或問豫讓事范中行氏又事智伯焉得賢曰傳謂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賈生謂反君事讎非也攷之戰國策豫讓畢陽之孫畢陽亦義士送伯宗之子于楚事見晉語讓無忝厥祖矣胡明仲謂讓無所爲而爲善眞義士也千載之下有知心者自古皆有死讓至今有耿光彼背義忘君若唐六臣之流亦少媿哉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或問朱子曰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若田子方非其倫也文侯俱以爲師子方言行亦可攷乎李克謂子夏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此不言師干木何也曰史記六國表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皆受業於子夏韓文公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孟子云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嘗攷其在魏之事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聞子夏之言宜知樂之本矣何爲留於音而聾於官猶待子方之規儆也無乃說而不繹歟莊周言子方侍坐於文侯稱其師東郭順子此寓言不足據周之學非子方之學也貧賤者驕人其言近乎戰國之士似非子夏門人氣象先儒謂以富貴驕人固非矣以學問驕人亦非也有周公之才而驕猶不足觀曾謂貧賤可以驕乎說苑云子方侍文侯坐太子擊入見賓客羣臣皆起子方獨不起文侯不說子方爲擊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文侯曰善擊誦其言而詔習之從容諷諭異乎貧賤驕人之

對也呂氏春秋謂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則亦嘗師之矣文侯請相之而不受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秦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不可加兵秦乃按兵不敢攻此班固所謂偃息以蕃魏者也三子言論風旨藹然可挹文侯之賢亦洙泗餘教引翼而輔成之西河魏土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到漢猶未泯孰謂儒者無益於國哉儒效之不白久矣昔者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

與黃觀可此功之所以不及在伯也如相三士宜將
霸哉是故有敬賢之名必有用賢之實雖然文侯之
相魏成以能進三士也漢武號為好儒不相董仲舒
而相蔽賢竊位之公孫弘其不逮文侯遠矣吁文侯
其賢哉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
高

或曰鍾聲不比乎左高何謂也曰書大傳云天子左
五鍾右五鍾謂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
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

春問卷一　十三

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鍾
皆應注謂黃鍾在陽西五鍾在陰蕤賓在陰東五鍾
在陽以周官攷之王宮縣四面諸侯軒縣去南面鍾
則諸侯南面不縣鍾而左右之鍾其制一也春秋傳
曰歌鍾二肆則十二鍾皆全矣凡樂先奏鍾以均諸
樂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本
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欲下高則柔而不偏下則剛
而不亢文侯謂左鍾當下而高所以為不和也或曰
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何謂也曰天子之禮御瞽幾聲
之上下瞽侑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諸侯臨

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則天子諸侯之
瞽師其制一也人君之職在明乎掌樂之官則律呂
清濁既和且平若聲音之高下瞽師之所察非人君
之職也平公欲酒鼓鍾知悼子在堂曠也大師也不
以詔宰夫酌而飲之樂官不可以不正也是耳目心
之樞機也耳之聰不審於官而審於音則為聾矣耳
之不聰心安得正此卽子方所以進規也豈唯鍾哉
騶忌曰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
也琴音調而天下治夫陽居左而欲下猶宮為君而
其音濁也陰居右而欲高猶商為臣而其音清也在

萬曆丁亥年

易大臣以九居二剛中以正其君人君以六居五虛
中以接其臣上下交而志同所以為泰故曰審聲以
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春周卷十　三百八十八　監生陳潤造刊

文侯謂李克曰相非成則璜

或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之對如是何也曰旁招俊
乂列于庶位相之職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用人之
法也魏成所進者賢翟璜所進者能此璜所以不及
成也李克辭不別白意有譏蓄翟璜始雖忿然不悅
既而釋然遜謝李克之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
下足以感翟璜言使其心有道知足學詩者也

傳曾申申傳李克師友淵源深於溫柔敦厚之教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心平氣和出言有章克可謂善學詩矣戰國之君唯文侯好學倉唐對文侯以晨風黍離之詩遂復太子擊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文侯君臣父子之際藹然禮義之風何其盛哉學者誦詩而不能消鄙倍之氣使易直子諒之心生豈多亦奚以為

文侯以吳起為將

或問吳起之薄行而文侯以為將將以才不以行歟曰否古者天子六卿即六軍之帥也大國三卿即三軍之帥也比閭族黨之吏即伍兩卒旅之長也舉之以德教之以行文武之事一也晉謀元帥猶以禮樂詩書為先用之禮義則順治然後用之戰勝則無敵冉有之用矛樊遲之為右有若之與攻吳皆闕里之高第也戰國之初氣俗一變文侯賢君也子夏子方干木談詩書于內吳起樂羊執干戈于外搢紳介冑已判為二塗知吳起之無行而將之其意必曰樂羊忍於食子而成中山之功何以禮義為吾所取者權謀而已夫三綱軍政之本起之為人三綱幾絕求忠臣於孝子文侯豈未之思乎自時厥後魏之武卒淮

於諸侯以桀詐桀爭尋常以盡其民孟子所云孝悌忠信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視為迂闊之空言其端自文侯啓之魏無知薦陳平謂尾生孝己之行無益於勝敗之數翟璜之進吳起樂羊亦魏無知之意不可以訓六國卒并於虎狼之秦不仁者將而為白起之殘暴不義者將而為章邯之賣降噫師之上六小人勿用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中林純一之士也古風寥寥而生民之塗炭極矣抑余又有感焉吳起學春秋者也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夫起也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申即曾西也曾西不為管仲真得聖門心學起亦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故有在德不在險之說然而大節既虧它美莫贖兵家宗之而儒者羞稱之譊遇之獲翰音之登奚取焉起之春秋猶張禹之論語孔光之尚書也學者不可以不戒

趙烈侯好音

或問為邦必放鄭聲夫子之訓也鄭聲之惑人若是其甚歟曰朱子謂鄭聲之淫甚於衛故夫子獨以為戒烈侯好音而愛鄭歌者所謂鄭聲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自春秋時列國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

悼公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之賂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夫子惡其亂樂蓋傷雅樂之廢也烈侯賜歌當田攻荒而賞濫相國之所當諫也公仲連稱疾不朝將以悟烈侯未知所以救其失也番吾君一言而進三士格言至論薰陶涵濡而烈侯之非心邪念氷融雪釋與正人居其益如此孟子有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公仲連近之番吾君越之縣大夭也公仲連虛心以從番吾君之言烈侯虛心以聽牛畜荀欣徐越之言相有進賢之美君有改過之美進

賢以正君改過以正身君臣兩盡其道可以爲百世之法諸葛武侯以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進盡忠言爲攸之禕允之任其知此矣

盜殺楚聲王

或問史之書盜何始乎曰春秋襄十年盜殺鄭三卿書盜之始也盜賤者也戕其君自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始春秋之末戰國之漸可以見世變之愈降矣蔡猶曰小國楚六千里而君臨之盜肆行無所忌其臣無孔父仇牧以孰何之君子謂楚無人焉若猶有人千乘之國公宮有守旅賁有衛孰敢齒馬甍芻者孰

敢致難於君乎爲君者得道以持之臣民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何可戕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便辟側媚罔有昵比則能守其身以守國矣

安王

虢山崩壅河

或問虢山崩何以書曰國主山川幽王之一年岐山崩宗周之將亡也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定王二十一年梁山崩春秋爲天下記異故不言晉穀梁傳謂壅遏河三日不流天下之大變也自是王室夷于小國所存唯蔡與虢諸侯睎

之委裘弁髦爾威烈二十三年九鼎震至是虢山崩周寖微寖滅不可支矣虢山在今陝州陝縣臨黃河是時屬魏爲河西之地魏將爲秦一國之異也然非一國而已山崩川壅地變動於下周將爲秦其兆已見董子有言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天子微諸侯横大夫僭綱常淪斁人紀不立志壹動氣山川其得寧乎

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田和求爲諸侯王許之

或問史記世家田恒曾孫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濵

年表每歲猶繫康公之年何也曰田氏之無君久矣晏子謂禮可以已之而景公不用大子在魯請討田恒而哀公不從弑逆之罪不誅簒奪之勢已成康公遂有海上之遷又二年田和會魏楚衛于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亦大夫簒立者為之請於王威烈王既命晉三大夫矣安王之於田和烏得而勿許天下之疆國七大夫之簒者四君臣尊卑之分文武封建之法至是盡壞昔者齊景問政於夫子夫子對以君君臣臣景公能行夫子之言正紀綱辨上下謹履霜堅冰之漸則田乞田恒不至於弑二君康公不至於食

一城矣太史公年表猶繫康公之年齊者師尚父之國不忍遽絕之也春秋存陳之義論語興滅國繼絕世之意

吳起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

或問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脩德于己設險于國二者不可一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春秋滅下陽不繫虢城虎牢不繫鄭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國矣恃險而不脩德固敗亡之道地險不保而曰吾脩德而已校焉

思啓封疆者何以禦之是以五峯胡子曰武侯失於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起兵家者流然嘗學于曾子故能為此言非能踐其言也太史公曰起說武侯以形埶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揚子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雖然起之言所以箴武侯之失也魏表裏山河非無險也武侯適嗣不定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幾亡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德義不脩孰大於是罃是為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而孟子仁政之言聽之藐藐險可恃乎吳起雖不能自行其言而言不可以人廢

魏相田文

或曰田文之為相於主少國疑果能當其任乎曰田文者呂氏春秋以為商文其事迹無傳焉商文以主少國疑自任意者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歟然世子國之本也武侯不蚤定及其沒也二子爭國韓魏合兵欲兩分之幸其謀之不協否則魏之亡可蹻足待也未知商文嘗言之否乎抑言不行而去也唐褚遂良言於太宗謂太子諸王宜有定分魏徵言於宣宗以未立儲副為憂終有承乾泰之爭關

歸長宗賓之鎬擅其事與魏略同商文不能銷患於未萌不足稱也其後公叔為相讒吳起而逐之起去西河而泣曰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西河入秦魏曰以削則公叔之為也進賢無魏成知賢無李克文侯之業至武侯而衰商文無深謀豫計而虛言自矜未可以為信也

列王

韓滅鄭

或問韓何以能滅鄭曰韓處分智氏之地獨取成皐段規之謀也規之言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用臣言韓必取鄭矣以春秋攷之成皐鄭之虎牢晉楚爭鄭勝負決焉智氏取之而韓有之鄭無成皐失巖邑之險其能國乎韓之徙都即鄭之都也今為鄭州之新鄭然而韓之興以此韓之先亡亦以此鄭在河洛之南中國阨塞要害之地春秋時受兵之多莫如鄭戰國時受兵之先莫如韓范雎相秦首建遠交近攻之策始於韓以執天下之樞取南陽而太行道絕矣取陽城負黍而周亡矣取滎陽成皐而韓納地效璽矣秦既滅韓遂折天下之脊因拾取五國若振槁然韓之禍始於得鄭故曰得者喪之端

周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

或問齊之朝周亦可稱乎曰王室於諸侯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春秋之時諸侯朝王者鮮矣魯號為秉周禮而朝于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不朝而言如是以天子之尊儕於齊晉楚也至於叔孫得臣仲孫蔑叔孫豹如京師君不行而遣大夫是待王室不若齊晉楚也昭公之後雖大夫亦不如京師矣一不朝則貶爵再不朝則削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魯君可勝誅乎魯猶如是它國可知田齊以篡得國而能尊王所謂盜亦有道視魏趙韓之無王彼善於此矣齊晉舊君皆食一城田氏待康公死無後乃收其城三晉不待靖公之沒廢為家人奪其城而分之又在田氏下矣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之中猶有一分天理如大冬閉塞厚陰崢嶸而一綫之微陽尚存君子非予之也見良心之不終泯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未懼則為亂賊既懼則不絕其遷善此忠恕待人之意

顯王

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

或問以首計功以萬數級古有之乎曰古以至仁伐
至不仁大雅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而已孟子曰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殺人之多莫慘於秦自石門之戰
至赧王之末史策所書用兵斬首之數凡百四十餘
萬無辜顱天發聞惟腥始皇雖一天下失之如反掌
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甚矣
秦之不仁也秦法有軍功者受上爵荀子謂五甲首
而隸五家魯仲連謂棄禮義而上首功秦變於戎
周公所膺也其揃刈黎萌若虞人之獮禽薙氏之薅
草栢翳之祀其克永乎秦旣戰勝王賜以黼黻之服

夫服章天所以命有德也爭地爭城不式王命日尋
干戈糜爛其民乃以天命施之天討是賞暴也自是
毒療虐餤如烈火沸鼎生民之類幾盡蓋始於此無
惻隱之心非人也秦可謂非人矣

衛鞅徙木予金

或問衛鞅立信於徙木亦有取乎曰成湯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武王惇信明義信所以行仁義也是以不
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鞅之立信將以行苛
刻之法爾古之為政者不求法之必行也三王法令
洽於人情而後行之下令如流水之原順民心也鞅
令民相收司連坐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合人
情否乎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順民心
否乎易之革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又曰革而當其
悔乃亡法始伏犧而成乎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彗見西方而鞅入秦為妖芒以掃
滅帝王之迹伏犧以來之法至鞅盡變矣晉文公伐
原而示之信晉本無信而示之以為名也鞅豈有信
者哉詐魏公子卬襲而虜之無信可見矣一旦以徙
木之賞愚其民先之以義則民從化未聞誘之以
利也民見利而不聞義秦俗之壞自此始教民以厚

民猶趨於薄鞅乃教民以薄使之入不孝出不悌父
子天性也而別其居告訐姦民也而重其賞末流之
獘借鉏取帚色父誶母閭閻以公孫悔其鄉人郎中
以上爵儆其父兄禮義廉耻之維蕩然幾泯知有法
令而不知有詩書知刀筆吏之尊介冑夫之貴而不
知用儒術不待始皇李斯之坑焚而儒者已無用六
經已為弁髦土梗於是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
井牧廢誘三晉之民力耕使秦民應敵而兵農分秦
旣亡而秦法千載猶在也帝王之法天理之公衛鞅
之法人欲之私天理難明人欲易流鞅為法自禍不

足論而以鞅為師者滔滔也士苟賤而為秦之士吏叨攢而為秦之吏民抵冒殊扞而為秦之民悲夫

申不害干韓昭侯昭侯以為相

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新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責臣下號曰術商鞅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自戰國至秦漢根固波漫韓非學刑名法術而為慘覈少恩鼂錯學申商於張恢生而為陗直刻深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而為刑名繩下然則申商之學一也申子之言禍天下國家不下於商鞅秦之李斯

阿二世以求容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於是行督責益嚴一言喪邦秦之亡也忽焉此國脈之斧斨民命之蠆喙人心之蟊賊邪說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世之談者猶曰韓昭侯相申子而國治兵彊也英明如漢宣亦好之刑餘為周召法律為詩書漢自是衰故為君必法堯舜為政必遵先王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噫韓非李斯誅於前鼂錯戮於後學申子者亦何利哉董子明春秋一統之義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乃罷治申商韓非之言者其有功吾道甚大余懼學者李昭侯而慕申子尚刑名而棄仁義使生民之禍未已也是以論之

孟軻至梁見惠王

或曰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至梁見惠王曰魏世家云惠王數被兵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故孟軻至梁孟子曰不為臣不見豈非其招而往哉自邪說誣行充塞仁義戰國之君知有彊弱衆寡不知有惻隱羞惡戰爭不息惟利是謀而仁義之言絕響孟子不得不拔本塞原深排而力闢之仁義之效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禍至於不奪不饜可謂深切著明矣仁義人

之良心利者良心之稂莠大學明辨於末章孟子致嚴於首篇不但世主不寤而學者存良心而窒利欲有亦鮮焉仁義有天爵之榮教利有多怨之釁宜知所擇矣習俗移人波頹風靡合汙自賤廉恥道喪雖人誦七篇家習大學口耳聖賢之訓身心市賈之行童子正誼明道之言皆嗤點以為灰塵記曰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吾為此懼學者欲學聖賢當自辨志始辨志莫先於義利之趨舍喻義為君子喻利為小人為善則舜之徒為利則蹠之徒人之為人以有仁義也否則人化物矣學者欲為人乎欲為物

秦伐韓拔宜陽

或問秦何以先拔宜陽曰此窺周之漸也宜陽在今
河南之福昌縣東密邇洛邑澠池二殽皆在境內韓
之阨塞周之屛蔽也地有常險守有常勢黎亡而商
危下陽舉而虢滅故秦之拔宜陽志不在韓而在周
周之不競久矣綿綿延延如髮引千鈞然建空名於
諸侯之上楚觀兵而問鼎晉奉戎而代穎猶畏君臣
之分而不敢謀顯王之二十六年天子致伯于秦三
十三年天子賀秦明年拔韓宜陽又明年天子致文
武胙於是秦哆然自大驟驟改物然而惠文雖拔宜
陽未遽取也慎靚之五年張儀言於惠文請下兵三
川攻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案圖籍儀不顧逆
順之理反易天明思肆其罔極欲并周有之秦以取
蜀未暇也赧之七年秦武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
乃使甘茂伐宜陽大起兵拔之蓋不待蒐狐之遷而
三川之險塞周之亡形成矣甘茂謂宜陽大縣其實
郡也戰國策周君謂城方八里材士十萬通典云南
北西三面峭絕天險是為形勢控扼之地六國唯韓
最弱宜陽拔則上郡絕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
通從衡之言如出一口非韓之憂也周之憂也噫周
之興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及其替也戎先叛秦亦
變於戎幽之亡以戎赧之亡亦以戎夫子是以有微
管之歎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或問齊魏皆大夫之簒立者二國相王在諸國之先
何也曰春秋吳楚僭王皆夷也中夏於是始僭齊魏
罪之首也是時齊彊而魏弱魏惠東敗西喪之餘去
安邑徙大梁方且與齊俱會强名號以逞其志又
改元稱一年見于竹書紀年蓋以張彊大之形蓋懷
弱之實也齊威朝周假義而行猶知有王室其子首
為僭竊之舉可謂弗念厥紹矣自周轍之東曰轂冥
蒙衆星爭耀春秋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云者
交相命而相推長是為霸者之始今也齊魏之相王
是為僭王之始王綱失而霸興霸圖亡而僭世變
至是而極中夏胥為夷矣其後秦韓燕趙宋皆稱王
志驕氣盈猶以王為卑也赧之二十七年秦稱西帝
而致東帝之號于齊五十七年魏使新垣衍說趙欲
其帝秦噫胡然而王也胡然而帝也三綱淪九法斁
披披籍籍至呂政而不止亂極惡熟至漢而後定嘗

謂春秋書吳楚皆曰子記戰國之事者於七國當以
周爵書之乃合春秋之法

蘇秦合六國從

問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爲妾婦之道而不及蘇秦
司馬公謂合從者六國之利則蘇秦在所取乎曰石
林葉氏謂蘇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
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可入則爲之此揣摩之術
也故始說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說秦孝公
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其所以說周者不能知若秦孝
公聽之必先爲衡說以嗤六國幸燕文侯適合而從
之[illegible]

說行爾君子奚取焉合從六國之利司馬公言當時
之事勢非取蘇秦也夫以利合者亦以利而離蘇秦
之說六國以利害言不以義理言孟子謂宋牼曰以
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言仁義戰國之君以爲迂
然仁義之交爲可久利交其能久乎無禮義忠信誠
慤之心此蘇秦之從約所以僅踰年而解也六國之
君儻能循天理去人欲我以吾仁秦以其暴我以吾
義秦以其詐自反而縮求以勝秦盟會不膠漆而堅

信誓不金石而固我爲湯武彼爲桀紂率親附之民
攻殘虐之國如春融冰泮何畏乎彊秦漢之初興楚
至彊也漢至弱也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董公一言五
諸侯不約而從漢直楚曲於是分而天下遂定于漢
孟子之言不用於齊梁及董公用之以成高祖之業
孰謂仁義爲迂哉惟仁義可以合諸侯非辯士所知
也春秋吳蕭魚之會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豎於蘇
秦洹水之盟遠矣

愼靚王

楚趙魏韓燕伐秦

或問五國攻秦何以皆敗曰兵權以一而彊兵謀以
賢而藏兵勢以和而克春秋書召陵之盟齊桓爲盟
主帥六國之師伐楚而楚服其權可謂一矣管仲爲
謀主責楚以包茅之貢其謀可謂藏矣近而七國遠
而江黃莫敢不從師克在和矣故能安中國而免民
於左衽秦爲不道擱然有吞兩周兼六國之志制楚
猶夏未若秦之甚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亦惟友邦
冢君脩爾車馬儆爾師徒式遏亂略以世家致之蘇
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
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歸齊獨後年表通鑑書

五國不言齊以其後諸國之約也以賈生過秦致之
有宋衛中山亦不書無益於勝負不足書也易之師
曰在師中吉而從長乃闇弱之楚懷視齊桓之霸不
其遠乎又曰小人勿用而約從乃變詐之蘇秦視管
仲之謀何其謬乎又曰師出以律六國當協心以擯
秦一齊乃退縮而居後視七國之同力江黃之來會
寧無愧乎有是三者焉往不敗英雄如連雞不俱棲
是自敗也非秦敗之也蘇秦斃於齊張儀誣於魏衛
人之說行從人之交散詩曰謀猶回遹何日斯沮楚
懷一誤乎商於之欺再誤乎藍田之襲三誤乎武關

之誘辱身償國自致危亡況能主從約哉善用之則
諸直爲壯雖一旅可以勝不善用之則衆散爲弱雖
九國無能爲

通鑑答問卷第一

通鑑答問卷第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赧王

燕昭王問郭隗曰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

或問燕昭可謂賢君歟曰復讎天下之大義也記禮者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寢苫枕干弗與共天下此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周幽之禍申侯為之平王忘讎而戍申揚之水之詩所以悲文侯之命無哀痛之辭周書終焉而春秋於是始若燕昭之為子可謂孝矣漢世祖得一鄧禹而復高祖之業昭烈得一諸葛孔明而信大義於天下有一賢與之謀可以興衰撥亂可以扶持綱常昭王得一樂毅以弱燕報彊齊雪先君之恥而一洒之天衷以位人紀以立豈唯戰國之賢君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齊之稷下聚游談以徼虛譽焉耳昭王誠孝之心招徠感動而真賢為之用湯之於伊尹桓之於管仲尊德樂道將大有為昭王蓋庶幾焉昔者夫子作春秋正人倫存天理深罪魯莊無父而婚其讎楚昭圍蔡稱爵見蔡其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吳夫椒之戰復父讎

也非報怨也則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故春秋之義至燕昭而益明彼齊襄公何足以語此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或曰趙公子成不變服是矣終不能固所守何歟曰晉俗之變於狄久矣春秋傳曰晉人無信又曰晉人虎狼也又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風俗於此可見蓋晉戎狄之與鄰拜戎不暇自曲沃兼宗國獻公好攻戰竟之遺風無復存者晉分為趙漢志云趙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姦自全晉時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趙俗既如此重之以胡服騎射純乎狄矣昔者晉獻使申生伐皋落氏衣之尨服而戎服已變荀吳毀車崇卒以敗狄于大鹵而車乘已變此胡服騎射之漸也春秋譏變古戰國之時變古者以古道不可行先王不足法於是二帝三王之制度蕩然無餘秦之變法也甘龍爭之衛鞅則曰反古者不可非趙之變服也公子成爭之武靈則曰事異而禮易皆是今非古之論也公子成始也不變而終於變從君之欲而失其守易所謂不拯其隨者歟然公子成已賜胡服趙文諫趙造又諫破原陽為騎邑牛贊又諫而武靈之

意不可回蓋自公子成之從君始昔帝堯舜之衣裳變為貝帶師比矣成周之五射五馭變為騎馬控弦矣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未聞騶氏於左衽也武靈能滅中山而不能弭沙丘之禍匈奴在庭戶而胡貉起於閨闥為趙患者非要荒之狄也天子輟饗奧而急蕭牆孰若脩身齊家監于古訓釋外虞而防內患哉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魏冉為政威秦國

或問秦疆大之國權移於魏冉而惠武二君不能保妻子何歟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故形勢之疆不如道德甲兵之威不如紀綱高城深池之防不如名分秦不脩此三者唯蠶食六國是謀是以戰勝於外家亂於內令行於四境釁稔於閨門不仁之禍及其妻子太阿之柄授于權臣竊冉是為穰矣昭襄母芊氏之異父弟也魏冉挾威黨之威熏轑一國孰若探湯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其君兄弟皆殄滅之芊如漢之元后冉如漢之鳳莽不唯冉之無君而暴亂不善之報亦彰彰矣他日范雎之說行逐冉於關外獲全要領幸也

君子之論謂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夫不實私勞叔孫昭子所以為賢何取乎援立之功魯公子遂弑子赤出姜氏立宣公春秋書之為亂臣賊子之戒何康乎災害之除余是以竊取春秋之義以正魏冉之罪

屈平

或問屈平之事通鑑削之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昔人嘗有是言亦必有意矣曰春秋編年之法至通鑑而始復若屈平四皓之見削揚雄荀彧之見取其於春秋懲勸之法若有未盡用者此朱子綱目之書所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雖忠得朱子而心益著吾者商書終於微子其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自獻以其忠而夫子謂之仁屈平楚之同姓諫而不聽郢將為墟而東門將蕪不忍宗國之顛覆而從彭咸之所居其後三戶亡秦亦流風遺俗有以激義槩也朱子謂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又曰所為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免之所可及噫斯言可謂知屈子之心者雖未及比干之仁然心之所安亦可以自獻于先王矣劉

獻賣宗國以徼利達揚雄與之同去莽朝而不點也乃議屈子之湛身正道湮微薄俗瀾倒殉利者為是死義者為非設謠辭以助揚雄者顧以通鑑不書藉口噫朱子綱目所補有功於通鑑垂白注楚辭亦有感而作者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三大夫以教為臣之忠人莫難於一死而屈子蹈之聖人復起必從朱子之言矣

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或曰戰國策楚太子質於齊太子辭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太子獻地歸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慎子曰王朝羣臣皆令獻其計子良曰不可不與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請西索救於秦王以三大夫之言告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發子良獻地於齊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往守東地明日遣景鯉西索救於秦王曰善東地復全史記世家不載此事亦可信歟曰蘇氏古史載之讀通鑑者可以參考鮑氏謂慎子能兼用三大夫之言其計優乎嘗謂世臣者封建之根本公劉居豳君之宗之周官宗以族得民書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晉之九宗遂之四氏皆大

家臣室與國同安危共存亡相繼於不墜楚有三閭曰昭屈景皆王族也秦約懷王會武關昭雎曰王無行而發兵自守屈原亦止王毋西懷王不用其言秦留之而太子質於齊大臣欲立王子在國者昭雎以為不義乃請太子於齊及齊求東地頃襄王遣昭常往守之遣景鯉索救於秦三姓皆忠於楚是社稷之臣也昭雎之忠與屈原同而頃襄之立亦雎之謀也東地之全昭常景鯉之力也四臣者真所謂世臣矣古者世臣必有家學漸濡禮義之訓習聞忠孝之道是以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楚既亡而項燕世為楚將猶能為國效死至漢初昭屈景猶存而徙之關中則根柢深固可見矣後世若江左王謝有唐崔柳易姓則為之佐命竊國則為之奉璽薦盜賊為斧斤以斷其國利落樂亡恬不之恠故世臣不可以無學

趙肥義

或問肥義從君於昏不能先幾豫諫以止公子章田不禮之亂及亂之作拱手無策而以死繼之不可謂智曰世衰道微每生失節者多殉義忘身者寡若肥義者雖未可謂之殺身成仁亦可以愧臨難苟免者

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肥義殆庶幾焉義之言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又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噫不食其言其猶晉之荀息乎春秋書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書及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荀息為奚齊卓子之傅肥義為子何之傅其君皆託以子而能守信而不渝壹志而不貳夫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使肥義在春秋之時亦在聖筆之所取矣魏明帝託孤於司馬懿而懿背之宋明帝託孤於褚淵而淵背

之反覆傾危棄信義如土芥則肥義其可訾乎初公子成之不肯變胡服也謂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似非冥頑無知者聖賢禮樂之言出於其口而沙丘之弑主父與李兌同惡是故口道先王心為盜賊春秋所誅也觀乎肥義嘉其言之可為法觀乎公子成知其言之不足取

楚襄王迎婦于秦

或曰秦之無道楚之不競司馬公之論至矣秦疆而楚弱楚何以能復振乎曰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遂國四族足以殲齊有興衰撥亂之志報不共戴天之讎

何事不立甚矣頃襄之無志也屈平忠宗國者遷之江南子蘭誤懷王者以為令尹信讒惑遠忠良其能如燕昭求賢以雪恥乎楚人憐懷王如悲親戚頃襄為人子嘗寢苫枕戈以終其身乃遊蘭臺馳雲夢般樂怠敖其能如吳夫差使人立於庭不忘報越乎有自立之志則荊楚之士必有脩戈矛與同仇者秦雖大何畏焉昔魯莊公忘桓公之讎娶仇人之女春秋書曰公如齊逆女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吁頃襄何其似魯莊也三綱不可亡五典不可泯有以國讎而不從孝誠所感義氣所激因楚人之憤而用

之楚直秦曲勝負自分且身與社稷孰重曰社稷重社稷與人倫孰重曰人倫重去人倫無天理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況楚國乎彊弱以理不以勢頃襄見事勢之弱而不知義理之彊也

宋滅滕

或曰滕文之昭也文公滕之賢君也聞孟子性善之言問喪禮為國問井地當時以為行聖人之政自親文侯之後未有若文公者而不能保其國何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法之法也以成敗為是非左氏之失也春秋江黃二國書滅胡氏謂

得正而斃焉於禮亦無不合於時為不幸公羊子所謂亡
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為問
孟子對以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以齊人將築
薛為問孟子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又以
竭力事大國不得免焉為問孟子對以大王去邠立
守勿去請擇二者而觀之蓋聖賢之心循天理之正
不取必於智謀之末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若以強弱利害言非
天理之正也故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嘗攷左氏傳
滕蕞爾國服乎宋久矣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仲幾

曰滕吾役也是以終為宋所并天下無王小國先受
其害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滕亡周其
殆乎史記滕無世家孟子注云世本有考公麋與定
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宋之滅滕未知當
文公之時歟抑其子孫也然觀去邠效死之對滕之
勢已危矣孟子去齊在赧之元年文公問孟子於鄒
在去齊之後滕滅於赧之二十九年此其可攷者余
懼或者謂為善之無益而忘也故發明孟子之意以
扶天理正人心云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或問夏侯太初謂樂毅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
力適全德以率列國幾於湯武之事朱子則曰樂毅
亦一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孰為篤論曰太初
之言浮於實諸葛武侯自比管仲樂毅則毅亦管仲
之流何足以幾湯武之事哉燕昭舉國以委毅將雪
恥於齊而築宮師騶衍惑於怪迂之說入海求僊其
志已荒亦豈能成王者之業哉齊湣暴虐而燕伐之
此復讎弔民之師也王蠋在晝邑則封以旌邑式商
容閭者如是乎燕之報齊非以為利也珠玉財寶車
甲珍器盡入于燕昭王以齊鹵獲以歸人之辭斷師

也何義哉此無異齊之伐燕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也
齊以是動天下之兵而毅不鑒焉使騎劫不代將毅
亦不能定齊矣王孫賈振袂一呼齊人思舊君而立
其子即墨大夫致死非去燕以力服齊非心服也兼
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毅其能凝齊民之心乎田單忠
義憤發堅守二城智勇相敵而不可攻非可取不取
以待其自歸也非縱二城以明信義為王業之本也
蘇氏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不忍急攻亦過矣是故
齊國復立以人心之已回二城不下以田單之能守
論樂毅者至朱子而始定雖然毅雖未為仁義之將

豈戰國之善用兵者所及哉此漢高帝所以求其後而封之也

樂毅葬趙

或曰樂毅之葬趙於君臣之際抑猶有未盡歟曰毅報燕惠王書太史公謂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之未嘗不廢書而泣蓋毅於君臣之義飭之審矣趙王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王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流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没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噫美哉言乎此毅之名所以千載不朽也世道寖衰倫斁士會晉之賢大夫也奔秦而為秦謀晉河曲之戰會對秦伯欲撓臾騈之謀誘趙穿而敗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若楚巫臣之儔又奚責焉君臣之典叙於天而人之大倫也戰國之士朝從暮横汙賤反覆樗里疾甘茂向壽為秦之臣或黨於韓或黨於魏或黨於楚翊違之它邦者乎此義不明叛君要利習以為常漢末袁演對呂布曰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其聞望諸君之風而興起者歟

田單復齊

或問太史公附王蠋於田單傳後而不為立傳殆非春秋褒死節之義曰忠臣社稷之衛古者三綱五典以為守不以堅甲利兵之疆禮義廉恥以為國不以金城湯池之險故一士可以抗百萬之師一賢可以回一國之勢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必有為之倡者衛之復也倡於弘演楚之復也倡於沈尹戍漢之復也倡於龔勝以一身倡天下之義其不風動雲合而發之前賢謂田單之復齊國非單之功也王蠋之功也太史公推本其事而歸之王蠋其意深矣意其義書數以懲不貳書數以懲不熱甚矣齊湣王之無臣也向子軍敗而亡達子軍破而走王蠋眇然一布衣不食齊祿舍生取義撓死如歸凡析圭儋爵者於是發憤感慨投袂挽戈以殄殲乃辟蠋為之倡也繼之以王孫賈又繼之以即墨士大夫而田單得以成其功義之動人也如是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尊名節崇禮教重倫紀厚風俗立國之根本也

田單攻狄不下

或問田單之功偉矣功成而量已盈何歟曰朱子有言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難保齊桓矜於葵邱而叛者九國晉悼息於蕭魚而伐秦不濟屈瑕狃於蒲騷之役項梁驕於再破秦軍而鬭伯比宋義知

其必敗志之易滿心之難持也夫戰以氣為用有一
驕心則其氣餒有一怠心則其氣惰功名之累人如
此田單以三里之城而能興齊以全齊之兵而不能
勝狄魯仲連得於眉睫之間以為有生之樂無死之
心蓋已默察其心矣想其大冠若箕黃金橫帶其外
騁揚其中豪然無餘何以戰何以勝使田單能如范
文子之後入孟之反之不伐張子房之無智名勇功
謙焉若愚所以為深智也退焉若怯所以為大勇也
操存此心持養此心百戰而氣益壯百勝而氣益銳
無敵於天下矣於狄乎何有蘇氏曰為將之道必先

十三

治心

秦拔郢　楚徙都陳

或問楚文王始都郢郢今之江陵也白起一戰而拔之
郢不可守歟曰荀子云楚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
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
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
道故也嘗攷左氏傳莊王時庸人帥群蠻叛楚麇人
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若我
出師必懼而歸遂滅庸晉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

申儆之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為君克勤以修
其德故能霸中華昭王時吳入郢王奔隨既反國舟
師陵師皆敗令尹子西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
鄀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為臣克忠以脩其政故能復
舊都盍謀徙阪高郢將危矣吳之入郢郢已亡矣轉
危為安運亡為存君臣交脩之有道也頃襄志驕
敵莊辛謂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馳騁
乎雲夢之中不以國家為事白起謂時其國大不然
其政羣臣相妬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
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頃襄之怠荒君臣之驕惡

十四

於斯可見其失國速寵宜哉屈平哀郢曰忠湛湛而
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此所謂諂諛用事良臣斥疏
也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君心也物有純而不
可為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此悲回風之所
以作千載之下讀者猶太息流涕也頃襄之十九年
獻漢北上庸地二十年秦拔鄢鄧西陵上庸房陵也
鄢鄧襄之宜城鄧城也西陵安之雲夢也二十一年
遂拔郢落籬已壞堂奧其能守乎都邑國之根本本
既先撥一徙陳再徙鉅陽三徙壽春既失郢而援阻
塞之外其二徙都如蒙鳩之巢繫於葦苕待亡而已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頃襄之謂歟

范雎說秦王

或問范雎信為傾危之士乎曰書云惟辟作福作威戒其權不可下移也臣無有作福作威戒其臣不可上僭也胡氏春秋傳云於傳有之祀上干主其罪可救乘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擇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歸父家遺緣季氏也郤吴出奔因無經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以是

叢書卷二十　十五

觀之范雎言穰侯無若而逐之未為過也薦用白起之功未足以贖裁惠文后之罪取剛壽以廣陶邑特小焉爾自古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履霜不戒納約不聞塞忠諫之路孤人主之勢此劉子政梅子真所為流涕太息也范雎其可厚非哉然而芊后之廢則非也子不可以絕母雎豈不媿潁考叔茅焦乎剛寡不能防微遂虧孝道秦無儒矣何足以語人倫

楚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

或問楚太子自秦逃歸黃歇之謀也太子即位以歇為相然則相可以賞私勞乎曰相非賞私勞之官也昔者楚有鬬子文為敖子囊子木為令尹皆一國之望楚以威疆諸侯服焉頃襄去郢顛於危亡考烈之立也當如燕之招樂毅求天下之賢而相之乃私於舊恩不以德舉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黃歇扶効震主既得淮北十二縣又請封江東如二君於楚招致賓客以虛譽持其權陰畏以堅不可復制合從西伐秦不能救其敗去陳徙壽春不能扶其傾楚危若贅旒乃說封於吴陰為竊國之謀芊變為黃亂臣賊子所未為而歇為之若歇者楚之大盜爾荀卿大儒也為其蘭陵令

叢書卷二十　十六

亦不善擇木矣成相之篇曰春申道綴基畢輸春申行事若此道焉在哉既不足以繫楚之存亡而亂楚之嗣嗇焉熊已不祀矣楚之於女戎非秦也春秋之法當書歇曰盜歇不足論也荀卿枉道失己惜哉

孔子順曰秦為不道義所不入

或問孔子周流列國孟子轍環天下皆不至秦子順亦義不入秦何歟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臣自百里奚孟明之外無聞焉晨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輿之詩刺其與賢者有始無終國無賢者不足與有為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商鞅以慘酷扇其㵎張儀

以變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戰鬭是急是以魯仲
連寧蹈東海不為之民其視函谷若虎豹之窟㓜孟
子懷仁義之道子順為聖人之後其肯紆轡於咸陽
之郊乎荀卿嘗入秦矣猶以無儒而不留也昭王謂
儒無益於國坑焚之禍已萌牙於此時詩書雖未焚
而棄礼義捐廉耻無復詩書之化豐鎬忠厚之俗一
變而為西戎鷙悍之風豈足以稽天下士哉至賢未
嘗不欲道之行而去就行藏惟義所在子順謂義所
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夫子子思以來孔氏
世守之家法也在漢如臧如霸亦能守而弗替謹進

策問卷十 十七

退而激辭要亦聖人之澤遠哉

毛遂定從

或問毛遂定從於楚可以却秦而存趙歟曰楚失鄢
郢秦已玩之於股掌之上考烈之元年獻邑于秦自
使其國猶懼弗競其能救與國之急乎平原君乞師
議從久而不決楚君畏秦故也毛遂按劔激之從令
始定曩者六國之從踰年而解九國之師仰關不進今
以為積之楚欲扞虎狼之秦則非敵也春申卿節以當
王齕則非將也是時諸侯交臂事秦問之齊則不與趙
惡交矣問之韓則上黨路絕矣問之魏則上晉鄙之殺而

欲帝秦矣一楚合從無益於勝敗之數也儻無魏公
子奪晉鄙兵以解邯鄲之圍趙其殆哉舍辯說之事
而考事迹之實毛遂定從不足為趙國之重春申若
楚未嘗有却秦之功趙之不亡而僅存者魏無忌之
力也嘗謂毛遂片舌之還抗楚則有餘存趙則未也

白起

或曰白起知邯鄲不可再攻非以怨不行杜郵之劍
非其罪也曰仁人之兵禁暴安民而已管呂之將子
孫有國與商周並以能救亂除害非以喜天下也吴
起商鞅戮於前郭霍以威育天道焉白起嗜殺宜其

策問卷二 十八

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此矣孟子曰
善戰者服上刑聖王所誅也天討有罪假手於范睢
以殺之為不仁者之戒未足以償趙卒之冤然用起
者秦也秦焉能亦其天命乎其後項籍坑秦卒二十
萬作俑者白起也不仁之禍不止一時慕而為之者
亦斃於東城殺人之多乃所以自滅爾天地以生物
為心人得之以為心人而不仁是豺狼也漢志謂敖
應各以類至信哉在易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
衆有容民畜衆之德而後可以行師故曰仁者無敵

趙王倍秦

約從攻秦

或問周赧亡而與諸侯約從何其謬哉曰韓非之書
謂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是周滅於從也曰倍秦曰
去秦為從則赧王嘗事秦矣揚子云周也羊秦也狼
諸侯亦羊也約從其能存周乎赧王之計謂坐以待
亡不如攻之可哀也已左氏謂王室于號王不可言
哉此謂三倍秦王不可言倍周之空名猶在諸侯之
上天下謂之共主作史者當存君臣之分朱子綱目
書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此春秋法也文中子曰
周禮其敝於天命乎周之長世有禮以維持之也齊
晉二伯以尊王為名六國之彊無大義而不敢犯秦
謂姪上三

為不道初周以不祀然自此七年秦周之君始絕始
皇稱帝以前海內無主三十五年禮之為國與天地
並信矣按皇甫謐曰漢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
此赧王入秦之年也周亡而代秦者生於豐沛天厭
秦虐監觀四方惟聰明神武而不殺俾作民主吁此
天之所以為天也

秦昭襄王

范雎蔡澤

或曰范蔡抵巇傾奪以取相位何以克有終曰二人
雖未可以言明哲而智足以全身夫相非久居之官

也以寵利居成功伊尹恥之周公卜洛惟曰明農大
臣進退之際也況諸梁老於葉陶朱公泛舟五湖房
玄齡不吝權亦曰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己有也賈生
曰夸者死權竊福威之柄操之而不釋苟容持祿為
張禹胡廣患失喪邦為李斯林甫小則身名俱辱大
則家國俱危可謂愚矣范雎鑒于穰侯之眷既衰亟
思變計蔡澤偶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翻然謝
事秦富貴如脫蘇澤也激辭論說攘相印而得之然
心那而論正莫自謀亦以為雎謀也澤克踐其言纔
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或

曰雎而讎魏齊升而枯彼蔣家覆餘者曾二蟲之無知張
華李斯綽綽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

莊襄王

遷東周君於陽人聚　楚滅魯

或曰居亳商而微子封於宋西周既亡矣秦猶不能
存東周之七邑乎曾周公之後也將亡之楚餘威猶
及泗上乎曰秦紀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呂不
韋誅之盡入其國其不絕其封洛陽利東周之地而滅
之也楚考烈王八年黃歇為楚北伐滅魯六國表云
取魯封魯君於莒至十四年乃滅盡封莒之時曲阜

亡亡至是并莒奪之黃歇對淮北而欲兼有其地也
漢梅福有言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
惡之報各如其事夫文武周公之國八百餘年禮樂
文物之所萃也不韋歇鄣華戎蠻以搆刈之東周亡
而栢翳之秦為呂魯亡而祝融之楚為黃二盜臣亦
殄厥世滅人之國乃自滅也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
與天地日月相為悠久國之存亡奚與焉

始皇

趙廉頗之使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

秦既敗於阿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

用李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離
其君臣之計　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
言李牧欲反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
金勸王朝秦

或曰秦以賄勝者齊以賄亡賄之敗人國甚矣其
君之不明與臣之不忠歟曰賈生言聖人有金城厲
廉恥行禮誼之新致也世之治也廉恥與焉世之亂
也黷賂章焉國家之害不在城郭之不脩兵甲之不
多而在上無禮下無學不肖好貨無厭于貨寶者之
所戒也曾侯多餓貪人敗類詩之所刺也取郜鼎

衛寶范勒賂而昭公弗納荀寅貨而蔡侯從吳春秋
之所貶也降及于戰國風俗之壞極矣梁惠問孟
子曰利吾國而已蘇秦相六國曰位高金多而已應
侯之散合從則以金公孫閈之間田忌則以金馮旦
之間昌他則以金鄭朝之復祭地亦以金周君之易
溫囿又以金利欲橫流趨者靡倒此秦之計謀所以
行也使戰國之君昭德塞違彊志守度而使變不能
惑其臣公耳忘私潔己心而貨利不能誘雖百李
斯尉繚之策將焉用之噫郭開后勝之徒為身而不
為國也國為墟則貨可保乎其後張良之於秦將陳
平之於楚君臣高帝之於陳豨將皆用此術人心不
正見利忘義國亦曰殆哉故國之脩短在風俗國之
存亡在禮義廉恥秦之賊六國不過用三十萬金之賊楚趙……

題

初并天下

或問六國并於秦其無人以拒秦乎曰秦自孝公以
後蠶食六國謂漸吞滅之如蠶之食葉然六國非無
人也用之而不終言之而不聽也魏有公子無忌嘗
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而以讒廢趙有李牧嘗
破秦將桓齮又破秦軍于番吾而以間誅

楚有頭燕世為楚將陳勝吳廣假其名起事猶足以
係民心齊有即墨大夫請因三晉鄢郢之民收晉楚
故地以入臨晉武關而建不能用唯韓燕無人焉韓
非之說秦乃欲覆其宗國荊軻之議謀欲以一匕首
斃呂政二國豈無人哉所以非其人故也韓亡而有
張子房猶為有人也其後六國皆復立唯燕後無聞
韓廣臧荼為王皆非燕之裔胄蓋秦以太子丹之故
盡戮其宗也太史公曰燕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
之烈耶邵子曰周同姓諸侯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
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

利及爭虛名則死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亢
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天下事未可知也奮千
載之下猶疾呂政之無道閔召公之不祀而欲燕之
存此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歟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或問封建郡縣之得失前賢之論詳矣孰為至當曰
乾坤之次也曰建侯封建之法與天地並立至秦始
變賈山有言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
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
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大與之為怨家
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以是觀之封建天下之公也
郡縣一人之私也柳子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未
見賈山之言乎文中子曰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
民而責之以化謂郡縣之政也無定主則志不一於
君無定民則心不純於國卜筆用人比屋思亂大澤
一呼龍戰虎爭三十六郡郡為盜藪守令之權奪於
豪傑泗川之壯南陽之豁不支則降三川之守會稽
之遼莫保要害如木無根風搖斯拔重以廢名城決
隄防易之塗險守國禮之城郭溝池以為固秦無一

焉一旦氣潰瓦解宇內橫潰關門無結草之張藩垣
無折柳之窺豪傑蜂起雲擾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菅者叢葦至及周代殺生民之禍有是乎夫一姓侵夏
共和者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
效也唐方鎮之亂幾於板蕩然衣冠禮樂特十國以
不墜矧古帝王之封建乎郡縣雖迄今不廢古以秦
為公天下是譽桀跖為仁義也揚子謂秦之有司負
秦之法度秦負聖人之法度其知言哉

使黔首自實田

或問自實云者杜佑謂阡陌弊而為隱覈其然乎曰

決裂阡陌自商鞅始然行於秦而已諸侯自春秋時井田之法已壞晉作爰田則賞衆以田易其疆畔魯初稅畝則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矣用田賦則二猶不足重困農民矣鄭子駟為田洫而四族皆喪田子產使田有封洫而謗以伍田疇則溝洫廢矣晉欲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則疆理廢矣管仲作内政陸阜陵墐井田疇均楚蔿掩書土田以山林藪澤京陵淳鹵疆潦偃豬原防隰皐衍沃為九等以復周典之舊矣逮至戰國兵農寖分魏李悝盡地方惟富强是務三晉地狹民衆草不盡墾孟子譏

王道之始魏惠王以為遷都文公開井地以宣之行六國爭强國皆異政則兵爭塞而田無常主遷徙流離而戶無土著是以為自實之令以括其數非但秦民養生之弊也周制步百為畝商鞅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其業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與三故以此誘民耕而傾鄰國及始皇并天下收太半之賦田租二十倍於古法如牛毛頭會箕斂豪元高爲忘農生之心富戎之徒鋸鑊白挺輦屋而食守令不能禁其能使之實田乎古者制土處民十夫有溝不使疆者兼八家同井不較比而均謂里有敗經數爵衆料

一行而天下化矣程子曰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聚斂之臣猶有守文點之故見曰呂惠卿之行手實是不師先王而適自專其私也

燒詩書百家語

或問李斯嘗事荀卿而焚滅經籍亦荀卿之高談異論有以激之此蘇氏之言也弟子亦累其師歟曰荀卿著書其大節三曰性惡也曰法後王也曰非子思孟子也此李斯之罪所以分於荀卿也雖然斯之事荀卿其猶吳起之事曾子歟吳起無行而曾子絕之然則荀卿絕李斯否乎讀觀義兵篇李斯問秦四世有勝兵强海内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荀卿曰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便之便也今女不求之其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李斯蔑仁義而以刑法為便荀卿已知其亂天下非與之也且秦俗之為戎久矣穆公問由余謂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穆公賢由余而用之其以詩書禮樂為致亂之具矣李斯焚書豈非有所本祖歟商鞅之變法謂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至昭王時子蓋不習於誦詩書爲得不廢乎李斯相

始皇于是諱儒之名棄其所學逢君之惡以遂其欲所謂以吏從事者何有於荀卿之學哉其焚書也因博士淳于越言秦周封建而斯以為三代之事何足法是亦由余商鞅之說爾豈荀卿之論激之乎昔程子之學之醇猶有邢恕陸棠叛其師者焉君子不以尚程楊也於荀卿乎何尤始皇方罷侯置守盡滅三代之迹惡言毀周遂并其書掃除之阿意順指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已韓非亦事荀卿進儒而學申商其言曰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使其用於秦是又一李斯也荀卿之書曰非其人謂之

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卿亦悔是歟荀氏門人多矣浮丘伯所傳是為魯詩大毛公所傳是為毛詩張蒼所傳是為左氏春秋三人經學本於荀氏世亦有稱述者徒以李斯為荀氏之疵吁孟子設科來者不距豈以竊屨者存識哉

阬諸生

或曰秦既燒詩書籍偶語儒服不復游咸陽矣焉得儒而阬之曰天地閉賢人隱孰有儒而入秦者乎秦無儒久矣侯生盧生謂始皇剛戾自用未可為求仙藥二生方士誕妄與徐福為儔故伍被云殺術士非儒也遷怒諸生紛之陷穽以杜天下之口子產曰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譽諫滿耳盈美熏心萬民愁怨四海潰決而莫之告也扶蘇進諫而監蒙恬軍於上郡秦之亡自阬儒始矣博士七十人如故博士官所職之書猶在而號為儒者影滅跡絕兩生隱于魯四皓避于商山子房匿于下邳董公召王鴻飛冥冥以避矰繳之害居鄛高陽智謀之士淵潛不見所謂備員之博士不過叔孫通謟諛媮合之流爾然挾書之律峻吏而孔壁之書淹中之禮由伏之亡制竇之心秦之法網不能禁也誹謗妖

与七十八

言之罪嚴矣而泗上亭長有丈夫當如此之志吳中少年有彼可取而代之言秦之嚴刑不能加也吁亡秦者非胡而亡於沙丘之少子滅秦者非儒而滅於壟上之耕夫禍秦者非六經而禍於上蔡相申韓督責之一書壞秦者非託言而壞於楚南公三戶亡秦之一語呂政亦愚矣哉

二世

更為法律益務刻深

或問秦之商法始以商鞅衷以李斯終以趙高刻而過刻深而益深何不仁之極歟曰古者議事以制民

魏李悝始著法經傳之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
誅於是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
過遏者謂之妖言極於斯高而民不堪命漢雖除秦
苛法而蕭何次律令不過攈摭秦法而已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路溫舒所以言深刻殘賊之弊也秦雖亡
而流毒餘虐至漢未衰者武吏有贓吏有猾吏有猜
禍吏有撟虔吏有敢往吏焉有懷惡吏爪牙之鷹吏
以治得民畏如是乎晁錯有言秦始亂之時吏所先
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
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親疏皆危外內咸怨蓋
六十五
不仁之禍自疏而及親自骨肉而及其身望夏之亡
見嘗以重法矣遠三代以仁得天下其法莫之行也
秦以不失天下其法不盡改也聖王不能無法而本
之以道德不恃法以為治也秦純任刀筆吏以行其
苛法秦亥斯高皆無遺類可以鑒矣而漢猶以法律
為詩書亦何便於此哉

陳勝吳廣起兵於蘄

或問太史公自序曰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
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
雲蒸卒亡秦族以涉擬湯武春秋豈其倫歟曰天下

苦秦之虐如在湯火中陳涉亦秦民之湯武也撥亂
反正莫近於春秋陳涉起事而漢收之民得去大殘
豪吏生涉為之倡也太史公之言蓋未為過或曰匹
夫操天下存亡之權自勝廣始其然歟曰但徠召民
曰書云可畏非民民雖匹夫也有義勇有豪傑伊尹
已塗不忍斯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
伐紂義男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吾憤然起兵以
誅秦豪傑矣夫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
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
乘驕民也昏君庸主以草芥視民以塵土視民暴民
六十七
離散呼嗟之言至于秦秦并六國所長者白起輩之卻
之不知小民之為敵讐所愛者豪傑誅之徒之不知
豪傑之在畎畝不寧唯是古者士傳言庶人謗百工
諫道人徇于路以采詩兼或敢伏小人之怨懟小人
怨詈則皇自敬德此聖王所以長世也秦以斧
鉞落天下之口是民深怨積怒不宣之於口而蓄之
於心是以一發而不可禦春秋書梁亡心昏耳目蔽
其自亡也秦亦自亡爾

亦帝子

高祖醫劍去怪神之虛論斷澤中斬蛇白帝子

赤帝子所殺非怪實通鑑曷為載之綱目亦存之兩郊
劉何歟曰漢高帝以仁得天下非以奇怪也果以奇
怪則魚書狐鳴何以終於覆亡也柳子曰休符不于
祥于其仁吾有取焉或曰班固謂斷蛇著符旗幟上
赤協于火德則信有符矣曰五德之運始于鄒衍古
帝之説聞也始皇用其說為水德而尚黑焉在其為
白帝子也不取始皇之尚黑而取秦襄公之祠金不亦
於僞乎文帝十三年公孫臣言漢當土德明年黃龍
見遂明土德議改服色武帝太初元年色上黃數
用五則漢用土德矣果有赤帝子之符曷為文武之

時會有一言以為言也文勝質則史其出於史官之遷
飾明矣光武乃用火德是時尊圖讖崇之於是始
改正朔有此說也蓋司馬公朱子失於刪削而載
曰周衰火德有赤烏之符其然歟曰此今文泰誓之
言古文無之出故董仲舒述之赤帝之事猶周之
赤烏歟異端並起以董子之醇儒猶惑於受命之符
邪臣無言焉漢四百載之祚入關三章之約三老仁
義之言也奚以語怪為邵公濟謂高帝一竹皮冠
田野不食其秦卒能除其暴其事之無一不義雖
或有愧也史但稱斷蛇著符謬矣

周市迎魏公子寧陵君咎立為王

或問周市其有罪于房之一事曰考臣之義夫與民
彝之夏臣靡之立少康尊召穆公之以子代宣王可謂
忠之盛矣太史公謂三晉多權變之士然節義之士
豈少哉六國之君授手于秦呂政自矜其功曰寡人
遭暴甚矣以其謂報一仇血之仇也大澤一呼六
國并立若魏國市之立寧陵若韓張良之立橫陽
君成其忠相似也而寧陵君難易為橫陽之立也良一
說項梁即從其言則其國易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
之市曰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終辭之其志之

堅若此而寧陵君咎在陳反而後陳王之道之虛位四
月立以為王其力之難若此市之言曰天下昏亂忠
臣乃見此歲寒之松柏疾風之勁草歟章邯破魏周
市死之臣死於義也魏咎為民約降既全其民而
自焚君死於仁也嗚呼微哉厥後晉閻鼎之奉秦王
業梁王琳之奉永嘉王豈其聞周市之風而興起者
乎忠臣義士不幸無成其心則對越在天而無
愧君子豈以成敗定是非哉子房之忠昭昭如日月
著周市稱者鮮焉余立以發千載之幽光
通釋鑑答問卷第二

通鑑答問卷第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漢高帝

樊噲諫急還霸上無留宮中

或問樊噲之諫此興亡之大幾也沛公待張良之言而後聽何歟曰噲非謀臣也是以沛公忽而不聽微良之言幾於失天下矣湯始征葛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吳入郢而處楚之宮闔廬之曰焉能定楚與民同欲則興從己之欲則敗沛公始入關見宮室帷帳重寶婦女處有留居之意此所謂懷與安實敗名者也未有以收秦民之心而先有富天下之意此心一縱與吳處楚宮何以異哉不惟項羽攻之諸侯誰不仰關而爭者紛華盛麗以樂移憂志驕氣惰心醉智昏其能戰且守乎孟子曰是動天下之兵也沛公從諫如流還軍霸上三章之約除苛解嬈秦民獻享辭而不受當時雨降民大悅人心之歸天命之集也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知其志不在小蓋定天下者存乎志溺於安樂則其志滿酣於貨色則其志荒其滿其荒以志之小也志大則公乎天下不私其

一身為百世之謀不為一時之謀范增善於因敵為謀樊噲武夫也乃沛公之失而進諫辭嚴義正慮深臣之風乃與子房不約而合其識慮遠矣項羽有一范增猶燒秦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增也默無一言以諫視武夫之噲猶不逮況可以擬子房哉漢有人而興楚無人而亡於斯已決矣雖然人心惟危至可懼也高帝能納諫於咸陽不能不縱欲於彭城置酒高會不備不虞大棄其師身危僅免噫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不役耳目百度惟正此帝王正心之學也惜漢之羣臣無能格君心者

三老董公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

或問胡文定公曰漢初興張子房為韓報仇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為義帝發喪以暴項羽弒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引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然則漢王縞素之師假義而行其合於春秋歟曰大者天也其次君臣春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示誅亂臣討賊子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書衛人殺州吁于濮以討賊許衆人以失賊罪鄭國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舉一事可見矣陳恒弒君夫子沐浴而朝

請討之義也人倫之大變人人得以致討鄰國不討
則羞諸侯晉之君臣能從夫子之言以正天地之經
則道可復興矣而莫之從也魏安陵君曰吾先君成
侯守此地手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臣弒君子弒父常不
赦戰國時春秋之法猶未泯天叙有典皇以世變陵
易矣項羽弒義帝負覆載不容之惡懸走中原相與
角逐未有聲罪而將兵討者董公正春秋之義明羽
之為賊師出有名而人心感動歸直為壯而士氣奮
動羽雖暴彊懍乎司馬九伐之誅而黨賊之徒心寒
膽落欲不亡得乎董公之言不但識羽而已王者
三十七言　大　李用春主　土
之基於我大冠復高祖之業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皆
吾之筭左將軍信大義於天下武侯出師曰漢賊不
兩立昭烈君揭日月以大開正人倫明之教也春秋
天子之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不信矣

韓生　酈生

或曰韓生出武關之計酈生發敖倉之筭皆所以因
楚而使之才分食盡也良平之智不及此何歟曰天
下有無窮之方人才有無窮之智惟不自用而能用
人者乃能合群才以為才聚眾智以為智蒯徹解關
與之圍而先據北山之謀乃出於軍士之許歷條侯

會滎陽之兵而右走藍田之謀乃出于道旁之逃步
信乎方智之無窮古之人所以稽于眾詳及庶人詢
于芻蕘也方楚漢雌雄未決競逐於滎陽成皐間迭
為勝負謀臣如雲猛士如雨未知制楚之策也出宛
葉掩不備以分其力其謀發於轅生取敖倉絕糧餉
以餌其師其謀發於酈生於是堅備之戰養銳以持
其斃京馳西鶩使之疲於奔命則轅生之為也鴻溝
之分太公呂后之歸因其食盡遂收垓下之功則酈
生之為也二生之納說非辯高帝之能聽為難楚兵
困而漢業成始於是矣天下固多奇士謀臣而酈生
三十六言　吳甫春主　古
爲韓下齊不免臨淄之鼎工於謀國而拙於自謀國
無補也若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王侯遠
害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歟高於酈生遠矣賢
者一言濟時救民而辭祿不嬰其心不可與辯士說
客並論也唐觀集古錄後漢袁良碑叙其世系云當
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
宅扶樂蓋轅生陳人壽塗之後良之遠祖也史失其
名碑亦闕焉併書以補班史之

羽與漢約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

或曰鴻溝之約已定良平復說漢擊羽約可背歟曰

此張子房之謀陳平助之而已秦滅韓報殺櫟陽皆子房必報之讐也君臣天經地義之所在子房為韓謀所以為韓也秦將距嶢關既啗以利而結連和矣子房曰因其懈怠擊之非失信於秦也為韓報秦不可不擊也羽約分鴻溝已解兵東歸矣子房曰今釋弗擊是自遺患也非失信於楚也為韓報楚不可不擊也子房義與秦楚不共戴天必殄滅之以快其志大義為重小信為輕剗羽也智勇俱困兵食俱竭一日縱而歸必為世之患也縱之不攻則子房不能雪櫟陽之恥漢王亦不能讐義帝之憤矣故合信越之兵於固陵多助之至若行天討决勝垓下獲羽一舉成漢之統素出師之舉子房聞行歸漢之心凡以為此耳昔者孔子至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止孔子曰苟無適衛吾與出子孔子許之盟而出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子曰要盟以盟非義也夫蒲人之盟猶可負則嶢關餂而後擊鴻溝約而毋攻為君復讐也奚疑焉

叔孫通起朝儀

或曰叔孫通所制儀史謂之儀法謂之儀品今可攷數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天秩有禮也春秋時晉不知殺於魯不知尚義去籍于戰國火于秦而禮大壞矣叔孫通之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是儀也非禮也通豈能知古禮哉太史公謂秦采擇六國禮儀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然則秦所習者皆秦宮所行皆秦法也在易上天下澤居君臣之尊卑有常然而乾下坤上為泰上下交而志同尊卑未嘗隔絕也至秦尊君抑臣以商鞅之法廢周公之典若體貌大臣而廢其節尊德樂道臣其所受教鹿鳴之賓其臣伐木之友其賢此意不復見僕隸之臣諾唯頓首而請罪死而言為火水之未濟而三陽失位為天地不交之否而天下無邦矣豈非秦廷職此由虞可以監矣而穢襲及於祖國者豈曾於功臣賈生有堂無陛之歎此叔孫通襲秦之罪也雖然通俗儒也焉知禮自秦晉之亂典籍泯絶而漢因所上漢儀十二篇湮滅不傳沈文阿所云黄贊不存致享無帛然主同堂鴻臚奏賀今亦不可攷三禮跡引通所作漢禮器制度唐初尚存今學者不知其名物也蝴三代之禮乎六經樂已亡而禮無全經雖漢禮與律令同錄者猶不得見之有志古典考所為發憤太息也

陳平六出奇計

或問陳平六出奇計其事可悉數歟曰古之謀人本於正而奇生焉後之謀人出於奇而詐生焉正而為奇猶不失其正也奇而為詐一時之利悠久之害也夫子以正譎論齊桓晉文若陳平之奇亦晉文之譎歟以平傳攷之所謂奇計者大略可睹其間楚亞父也敵國相傾之術李斯尉繚之故智不足以為奇也其夜出女子滎陽東門也使無紀信捐軀誑楚平之計亦不得施矣君臣以義相接以信相孚能羅之士不二心之臣所以保乂王家也偽游雲夢以禽韓信是教高帝以詐也君疑其臣臣貳于君叛者並起高

帝傷于黥王之矢偽游之計實啓之至於平城秘計特救急之下策耳匈奴見羸弱而伏奇兵以平之多智曾不如一婁敬既無料敵之謀又無制勝之術至於危地而後為不得已之計作史者諱而不言以為世莫得聞其祕也乃所以為恥也舉四事而觀它可知矣奇不失正其惟子房乎平終身奇譎謀兵則有餘謀國則不足廷爭不若王陵之正誅呂不若絳侯之果其以功名終幸也

陸賈前說稱詩書

或曰詩書火於秦天下無誦之者漢興陸賈始以雜說賈其為儒者歟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高祖不知學也當時言詩有齊浮丘伯高祖過魯其弟子申公從師入見于魯南宮而高祖不能用也言書有濟南伏生教于齊魯之閒至孝文時乃詔掌故往受之而高祖未嘗問也浮丘隱而不見伏生耄而後有聞此高祖不學之過也古者立教造士莫先乎詩書陸賈辯士也耳剽口誦而稱述之若二南之正始二雅之言政典謨訓誥之軌範帝王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賈何足以知之其言湯武以為逆取順守此戰國駁雜卑陋之說其著新語不過秦漢之失得不

以堯舜之道告其君不以孔孟之訓格其君賈焉得為儒者哉挾書之律未除遊學之路未廣大風之歌曰安得猛士而已求賢之詔曰賢士大夫肯從我遊而已通經學古之士不在列也次律令申軍法定章程制禮儀孔氏六藝之傳不得與也孝文好刑名黃老而詩書以異端廢孝武有表章之名而詩書以空言廢孝宣有講論之名而詩書以法律廢是詩書之道未得一試所存者章句訓詁故爾漢終於雜霸道而士以經術為祿利之資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亦可歎夫

置酒沛宮擊筑自歌

或問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何以為霸心也曰高帝以猛士取天下而思得猛士以守之其心則霸者之心也昔者成湯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武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周公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王者守天下之道如此若猛士可與除亂不可與守成秦有王翦蒙恬非無猛士也其效可睹矣呂后之悍戾太子盈之柔弱帝㬠憂其趙王如意之類已遠庶之分未定變故適在閨闥不在四方萬里之遠求天下之真賢實德以輔翼太子嚴內外之辨以抑母后與政之萌事無大於此者夫子纓頸而息蕭牆帝豈未之思乎且漢所謂猛士莫若信越布數功高猜貳相繼夷滅韓信陳豨黥跡而動故人之館亦不自保猛士其可恃以守天下乎彊如周昌不能留趙王之行智如子房僅能致商山之老帝何以為歲暮之託乎帝之詔有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夫周文之事非帝所敢望齊桓身後之亂帝亦念及此乎是以知王道悠久而無弊霸功淺近而易變此霸心所以為高帝累也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非武猛者所能也在易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一於用猛士而不慮其亂邦唐太宗誤於託李勣也漢之六臣知事君之義者一王陵爾而不能止諸呂之不王它日平勃之謀幸而成否則漢其殆哉

過魯祠孔子

或問高帝不脩文學何以祠孔子曰聖人之道萬古如日月戰國自紛爭秦自焚不能晦其明也易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在天地未嘗一日無陽在人未嘗一日無天理剝盡於上復生於下道不可終泯也

太史公曰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然則帝之過魯而祠孔子亦有感於斯乎帝雖不悅儒學然約法三章代虐以寬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喪此三代取天下之義其天資暗合於儒術有真儒者若孟子者引之當道使之經綸大經建立大本正家以法遇臣以禮興起先王之遺文措之事業則孔子之道可以復行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之所用如叔孫通陸賈之徒陋儒俗學不能以輔致君王尊崇聖之美意不得見於為治之

用叢雜漢廷諸臣議論卑識淺不足以佐下風與張宣
公有言高帝資質最與儒學相合而最不喜學武帝
元帝最號為喜儒而最與儒學相背兩者常相違而
魯二生不為高帝一出也其知言哉吁上下數百
之要下不被至治之澤漢無真儒故也

欲易太子

或問高帝從諫如順流至欲易太子何諫者之不入
曰帝王正心之學不明久矣仲虺誥成湯曰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所謂制心者明天理以遏
人欲使心有所制而不敢肆也高帝該是宗盛之百不

千古而困於一女子之媟欲以其寵立庶廢適
本心難保人欲易流而天理難持一念之差貽天下
安危存亡之大機也張良叔孫通從容諫諍下爭諸
作心於是羽攻攻心於孝餘而力爭於己然豈肯然
而高帝之心不盡致也張良招四老人帝感悟而改
創業垂統之初幸而無失雖不能正其心而本心之
明猶在也光武中興之君而以私愛易儲廢長立宗
之英武而廢立之際猶不能自決是又在高帝下矣

惠帝

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省法令初民者

除挾書律

或曰此三者皆為政急務蕭何為相未之行也曹參
而後行之然則曹參不但守蕭何之法歟曰秦焚詩
平撥亂繼起蕭何知秦之敝而未暇革也曹參相惠
帝則天下略定矣流入於文之世豈特蕩亡秦之毒燄
之前行亦蕭何之意所掲也自高帝令民父子兄弟同
室內息者為禁而民不知有孝弟秦法為長發之從
同首五家之連頭會箕斂財盡力盡而民不知有田
田於是始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而後置孝弟
力田二千石員一以人高后之元年也置三老孝弟力

田常員文帝之十二年也復孝弟武帝元朔元年
之詔舉孝弟方正為常則元狩元年之詔皆自是啟之
海內設官兵於禮義繇此而致也自秦尊趙高任殘
賊之吏行督責之術漢興稍去煩苛之禁秦書盡既也
於是始省法令務便民者自高后除三族妖言令高后
之元年也除收帑相坐令除誹謗律文帝之元年二
年也除錢律除田租稅律戍卒令又見于文帝之五
年十三年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繇此而致也秦律敢
有挾書者族高帝不好詩書尚仍秦舊惠帝始除之書藏
而未出漢儒之詩私相傳習高帝之禮惟賈公叔孫氏之

衆皆湮沒未能自奮於書至是二十三年自漢滅秦
至是十有六年藏書之策如除然守文之君當塗之
士鮮以收拾遺經爲意河間獻王始得古文先秦舊
書周官尚書禮記之屬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武
帝始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成帝始陳發秘藏校
理舊文鄉使入關之初收博士官所職之書三章之
約併除挾書之律則口授不致訛謬壁藏不至斷爛
五三載籍之傳周孔制作之文不若是之泯也雖然
曹參能行此三者亦可以爲賢相矣

張辟彊謂陳平曰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
南北軍　諸呂權由此起

或問李德裕謂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由辟彊啓之
其然歟曰辟彊孺子焉知國家大體爲呂氏謀不爲
劉氏謀也陳平畏死患失而從之不幾於一言而喪
邦乎平當危疑之際儻能以社稷存亡爲己休戚何
至遽以兵柄屬后威哉平功於謀身而慮不及國一
聞辟彊之言喜於脫禍而國事不暇恤焉得智劉寒
如灰呂弗如湯平之罪大矣所謂大臣者從正而不
從邪爲義而不爲利平無所不從又具臣所不爲也
呂氏之權陳平實起之王氏之權張禹實起之武氏
之權裴炎實起之三臣之罪一也歟大可與十君哉
漢以南北軍相制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爲南軍若唐
之諸衛也衛城之兵在城外者爲北軍若唐之左右
羽林也昔者成王之顧命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俾爰
齊侯呂汲以二干戈飛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發命者冢宰傳命者二臣承命者師尚父之子也兵
事之嚴防危慮患之密若此今也惠帝殂而名他人
之子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大臣媮合苟容惟呂
氏之聽悉舉中外兵權以授之高帝之業且墮於地
誰執其咎以四皓調護太子之功議者猶謂軍中不

左袒則四皓之安劉乃所以滅劉也況陳平之從辟
彊謀身不謀國爲呂不爲劉其能免於首禍之名乎
異時誅呂之功不足以贖黨呂之罪董子曰爲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雖然平不足道也王陵周勃於此時領南
北軍以制諸呂諭中外以高帝之威德孰不雲合響
應漢宗不至於幾亡矣惜陵勃之失此幾也

高后
議欲立諸呂爲王

或問王諸呂之議王陵既爭陳平周勃又爭之其事

可以已乎曰非劉氏而帝者諸臣奉而君之無異詞
非劉氏而王者或從或否不係漢之存亡也其失在
於以兵柄授呂氏太阿在手孰敢嬰其鋒曰帝而帝
曰王而王拱而聽之爾春秋魯國之賊皆先得兵權
而後動於惡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
之命公子慶父主兵伐邑於莊公即位之二年僭逆
總兵兩出入杞伐邾會師救鄭始於擅兵終於無君
春秋書之為萬世戒呂氏將南北軍其為翬慶父甚
之帥師也大矣陰凝冰堅異姓僭然為帝何有乎自
為之盟王陵爭之於末何益哉將威權兵未或不慮

亡王莽之為大司馬竇憲梁冀何進之為大將軍不
防於微不辨於早威權既奪而國從之自呂氏始也
呂后稱制八年再易主若委裘纖諸王若刈草寔其
自覺産祿皆庸人乎勃得以收其功不可以為文臣
之法

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
軍中皆左袒

或問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袒有左右何也曰儀
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大射及士
喪禮皆袒左唯有受刑者袒右故覲禮云右肉袒注
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致之亦猶勃號令呂氏之計
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軍中於是皆左
袒而為劉氏效忠我者有賞背義我者有刑亦勃之令嚴
矣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高帝之餘澤在人者未遠
呂氏之餘威強暴而莫從北軍已屬太尉城外之兵
有為灌嬰南軍雖猶屬呂産而無外兵之援莫之
殿門不得入則宮中有衛皆漢之兵矣齊王襄淮南王
于真紫陽之將待變于外誅呂已為几上肉故太尉
定入北軍猶張柬之用羽林以復唐也將相同心豈
無遺策哉以左袒之令為非益未致古禮爾

代王即位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
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或曰文帝入未央宮用自代來者總兵柄不如周亞夫
度之入禁也曰自世變之不古而人君不得不擇兵
下之大權直書呂權拜康肇位四海備倭命掌六師
夫子錄之為萬世訓兵者國之神器君之大柄禍亂
惟辟征伐自天子出周不亡世初詰爾戎兵張皇六師
雖成康之隆儆戒不忘況大變之甫定乎漢南北軍
在京師郎中令掌禁衛者也權移於呂氏今文帝懲於
大呂平勃雖忠然應變興廢常異常時則謀臣之今定

權在上而不在下有變則大臣擅立君之威不亟收之則君弱臣彊之漸將不可制文帝夜拜宋昌以收兩軍之權張武行殿中以收禁衛之權乾坤開闔風雷迅厲一夕而軍國之紀綱以正君臣之堂陛以嚴雖有示人不廣之迹其意則天下之至公也帝之比舉若私於用親臣實所以全大臣故平勃皆以功名自終若宣帝之待霍氏光爲大將軍子爲中郎將兄孫領胡越兵壻爲東西宮衛尉假其權以養其惡優之乃以害之然則文帝其可輕議哉

文帝

有司請蚤建太子

或問文帝元年有司何以即有建太子之請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正而天下定高帝初爲漢王二年立子盈爲太子此漢之家灋也以高帝之豫定猶牽於如意之愛惠帝繼嗣不明遂有易姓之變稱制之僭厥監不遠有司所以固請也呂獻可諫行議建儲貳之賞謂漢史載豫建太子但云有司不著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言之是公於天下賞之者私於已也蓋漢俗近古上無私恩下無貪功與後世異矣然文帝知豫建而不知豫教周勃灌嬰知爲竇氏擇師傳而不知爲太子擇師傅也用智囊之術所習者刑名逞博局之忿所尚者刻薄賈誼選端士正人之言聽之藐藐也帝王之學不傳而垂裕詒謀視詩書所稱有愧焉文帝天資粹美豈大臣無以格其心歟自漢而下人君以建儲爲諱若唐之宣宗後唐之明宗其終也宦寺擅置君之權宮闈起稱兵之亂是皆不學之過也古者不諱危亡賈誼謂生爲明帝沒爲明神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曰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文帝不以爲諱彼諱言建儲者其能長有天下乎文帝可謂知爲君之道矣

還千里馬令四方毋求來獻

或問文帝卻千里馬而不受四方之獻其後人給家足衆庶街巷有馬然則一馬之還可以致天下之富歟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西旅貢獒召公訓于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文帝之詔與聖王之事古大臣之訓若合符節昔者穆以八駿荒晉以小駟敗楚以兩肅爽幾亡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平公恃之以喪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夫受一馬之獻若未爲民害而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四方聞風爭以珍奇中

其欲急荒驕逸由是而生愁怨離叛由是而起此屈
産所以必虞也武帝因大宛之馬窮征遠討發卒十
八萬及其軍還入玉門者纔萬餘人得善馬數十匹
而已所重者畜馬所輕者民命人君可不謹所好哉
呼文之殺富武之虛耗可以監矣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文帝有焉此帝所以爲仁也光武以千里馬駕
鼓車其克紹祖烈者與

問一歲決獄錢穀

或曰決獄錢穀勃曰不知平曰有主者然則平爲知
治體勃曰爲治之體有司治其詳大臣治其要急其

事而不知者非也謀其事而不預者亦非也周公作
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言刑之重也
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言財之重也惟刑與財
各有攸司而周公實治其要司寇蘇公式敬由獄以
長王國周公特告太史以爲後法重民命以培邦本
也無逸之戒以萬民惟正之供常貢正賦之外無橫
歛也一刑或誤民生必傷一費不節民力必困周公
豈徒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念不到此哉夫一歲
決獄可以見法之繁簡俗之厚薄一歲錢穀可以見
國計之盈虛黎元之息耗此真宰相之事勃之究文

習不知其職乎方責之廷尉治粟內史是亦未知其
職也獄寃而放紛財聚而愁怨其可理陰陽順四時
乎明刑協中非皐陶樾還若民非禹稷而曰卿大夫
各得任職可乎當是時秦之餘俗未改公私之積可
痛平爲大臣莫之省憂也知治體者漢相惟魏相而
已四方異聞逆賊災變輒奏言之且言風俗尤薄殺
父兄及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不曰責在廷尉也奏
發倉廩振乏餒所以周急繼困故事詔書凡二十三
事皆入制用以備凶災不曰責在治粟也丞陳平之
言其流弊將爲王衍房琯之清談矣王制曰大司寇

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又曰冢宰制國
用必於歲之杪王制者文帝時博士諸生所作也是
冢宰相之職愚謂文帝之問爲切問陳平之對爲空
言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
爲廷尉

或曰吳公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史謂孝文好
刑名之言吳公之召豈以刑名之餘習與吳公薦賈
誼而史謂誼明申商亦有所合與曰按公卿表孝文
元年吳公爲廷尉三年張釋之爲廷尉考之本紀元

年除收帑相坐律令二年除誹謗妖言之罪皆吳公
為廷尉時也秦之苛法密網至是盡滌豈有刑名之
習哉循吏傳稱吳公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
而民從化豈可以學事李斯而議其疵哉吳公之從
學以蒙釋之蓋孝文天資寬厚欲平獄緩刑焉嘗以
刑名為治哉漢朝之儒唯賈生其言雜勢法制人主
之斤斤不能不雜於申商吳公稱其通諸家之書非
以明申商萬之也吳公雖無傳而廉平不嚴為循吏
之首其在廷尉如張湯之解陰麦斷民生意敗刻而
損善政無赫赫之名所以為賈誼荀卿之徒有李斯

三百八十九　古書　六十一

李斯之徒有吳公賈誼不肖在人不在師傳也

賈山上書曰

或曰賈山借秦為諭言治亂之道以爽上之意竊見于此竊
陰侯灌嬰武夫也而其從者有賈人為文帝不能屈
何乃曰賈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蓋家庭之
薰習文獻之漸濡舊聞先王之要者之緒言矣謂秦亡
養老之義在輔弼之臣二進諫之士言秦之失言秦
有功於此也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
萬世之基定自孟子之後能為言使帝者一旦聞韶劃之
音風子之鳴焉謂之儒者家而壞於天子之廷其言

偉然可以起衰俗而救頹波非豪傑之士能之乎雖
有唯陛下所幸之語開人君自恣之端然片言未辭
不足以累大體也其後除盜鑄錢令在五年之夏山復
上書諫而帝終不用史但云終不加罰以廣諫爭之
路而已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粹於晁錯帝以日食
之災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而嘉言罔伏如
山者乃不見錄又何賢良直言之求乎噫賈山為穎
於灌嬰又焉周之客於帝何一也帝何能言焉有而
潛賢藏賢不能舉不足論也文帝受言而遺賢不能
善唐太宗之用馬周豈君臣遇合之難與山之稱詩

三〇八十一　古周卷三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篇首言於戰國尼於秦秦亡
漢猶未獲伸穆生白生申公韋孟在楚韓固轅固生
在齊帝能拓延而咨訪焉則多士以寧之效庶幾周
之盛矣惜帝之不能為文王也士生於文王之後者
其亦不遇一國時數哉

賜民田租之半

或問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
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文帝賜民田租之
半不幾於貉道乎曰秦簡公七年初租禾田之有租
始見于此董仲舒謂秦除井田田租二十倍於古吳

高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則儉于周矣漢初以民之
敝民多背本趨末賈誼說文帝使末技游食民轉
而緣南畮於是開藉田以率耕又賜今年耕租此二
年之詔也晁錯言地有遺利民有餘力勸民務農在
於貴粟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邊食足支五歲
郡縣足支一歲於是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此十二
年之詔也明年除田之租稅以積粟之多也文帝所
詔賜今年半租未以為常法也孝景二年令民半出
田租三十而稅一則以為常法矣然而邦國廪庾皆
滿太倉之粟充積露積腐不可食諸侯民乘是亦三年

儉而已安萬國以義為利未有不利於國也以利為
利未有不害於國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漢
文景見之世祖中興之初師旅未解用度不足乃行
什一之稅建武六年軍士屯田糧儲差積詔三十稅
一如舊制蓋自孝景之後遂為定制也善乎荀悅之言不盈
則得以田租取國稅發什四以上則毋收田租大旱
則勿收田租史不絕書此文中子所以稱漢制為美
於鄉人歟

虞夏齋夫口譯

自高六代上觀歷鑑之史也而張騰之言

實利口者則以言之默然則可承敝而襲則有古者必象
其原商俗之敝在於尚言也伊尹以詩言亂政戒其
君曰聖度以度乃口皆其民所居辟利口惟賢餘風
未殄康王所以命畢公也周公作立政曰勿以儉人
成王作周官曰無以利口亂舊官所以反商之敝也
自戰國縱橫之士揣三寸舌以簧鼓諸侯秦廢詩書
尚法律吏道嚴者之道微俗吏刀筆之習勝巧言繁
仁者蒙不該近仁者寡利口覆邦家者蔚道之流調
驕政俊說降讓以刀臣為稱少文多質而
陽黃帝之一齒矣則儉樸謹敦之士者何以

三百七十五　古今源流至論　卷十

成帝厚重之化得之一言是為漢四百年永命之
本若許易而遺義取其孫在此萬石君不言而躬行
李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風俗之篤厚人才之
質實如此於帝以後氣大冥後儒不能同而周
多詐之公孫弘舜舜之吾湯長者之言又復萌而漢
道衰矣賁言顧行者為君子才勝德者為小人不在
人君用人之法不爾者字之戒

張賁為孝相

或問說者謂張賁博學以文吏為相比之伊而不
能興起儒者之學何也曰儒者不用於世久矣向

別錄云虞卿以春秋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然則蒼所
學者春秋所師者荀卿也漢初左氏傳出於蒼家則蒼
之學不止律歷也明春秋之義以佐其君正綱常辨
名分決大事斷大疑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以春秋為
繩墨則漢可以為帝王之治矣之於傳不過推漢為
水德推律調音以定法令程品而已而未嘗以春秋
之學施之政事淮南王長之罪蒼嘗議之而請論如
法之奏不能全兄弟之恩也肉刑之除蒼又議之而
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不能廣欽恤之仁也蒼自
秦時為柱下御史止於明習圖書計籍賈生所謂大

三百八十一　杏閣卷七　十五

臣特以簿書期會為大故者安能以聖人之道經緯
之相業哉其後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
是以聖經為司空城旦書也夫子制春秋以俟後聖
其終不行矣夫

周勃下廷尉

或曰絳侯有誅呂安劉氏之功文帝下之廷尉不以
議功少恕微薄太后之言亦曰殆哉或謂帝之繫絳
侯所以全之其然歟曰遇大臣以禮待功臣以恩未
聞係縲而困辱之也漢襲秦法君臣之際不以禮義
相接韓彭誅夷之慘酇侯械繫之暴高帝不能改於

秦也至文帝習以為常帝之疑絳侯始於非社稷臣
之對繼以率列侯之國之詔君臣之義已睽上下相
疑而被甲持兵之事起雖張釋之為廷尉而獄吏之
貴自若此路溫舒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者也帝
因賈誼之言養臣下有節然古者師友其臣漢直以
徒隸視之景之於周亞夫武之於竇嬰元之於蕭望
之成之於王商哀之於王嘉摧折挫抑至東都而益
甚豈非高文詒謀之失歟或曰張釋之於犯蹕盜環
則爭之絳侯之繫不聞其抗奏也爭於小而不爭於
大豈亦視以為常歟曰太史公謂積威約之勢自盧

三百二十七　杏閣卷三　廿七

歎李斯以是為常法漢之君臣恬不知怪蒼為相
未嘗救文帝之失明絳侯之忠況廷尉乎故曰漢襲
秦之罪大

除盜鑄錢令

或曰除盜鑄之令以不能禁吳鄧不若不禁也曰吳
王濞即山鑄錢是大難制謂之不能禁可也鄧通一
幸臣賜以銅山使之自鑄是與人主分富貴之柄也
周官幸以馭其幸此豈所當予與之曰申屠嘉為相
檄召困折之如待奴隸何不可禁之有蓋文帝仁厚
欲省刑罰滌煩苛故除其禁非為吳鄧也自禹湯之

然周立圜法有泉布之名有輕重之權民不得專其
利也秦惠王二年初行錢始皇三十七年復行錢漢
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文帝為錢益多而
輕更鑄四銖蓋以錢輕而多偽非嚴刑峻法所能止
莫善更其制而得輕重之中弛其禁而省刑辟之繁
鼂錯謂鑄錢者除為實大變人其知之矣武帝更以
鹿皮白金更以三銖赤仄不但吏民犯禁之多而大
農不收赤仄者為賊且汝南太守不用赤仄為賦者
為鬼薪則法令之密可見矣自造白金五銖後五歲
一切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以是觀之文
帝除盜鑄之禁以紓天下之民豈不仁哉

賈誼上疏

或問賈誼言可為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也新書分
為七篇何歟曰朱文公謂新書乃其藁草也又問可
為流涕者二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
一不識於簡何歟曰新書論足食勸農者是流涕之
一而班史載之食貨志論制匈奴凡二篇實一事也
與足食勸農為二又問顏師古曰可為長太息者六
至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呂成公曰見於傳者有
三變風俗也教太子也體貌大臣也其三可得聞歟

曰新書言庶人上僭班史取為太息之一秦俗經制
二篇不以為太息而班史取為太息之二言教太子
是為太息之三言體貌大臣是為太息之四等齊篇論
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
班史削等齊不取而以銅布載於食貨志總而言之
太息者六繁然可見矣昭帝通保傅傳今在大戴禮
蓋以新書傳職保傅胎教容經四篇合為一朱文公
謂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蓋譏其言
之要者今按是篇有學禮有明堂之位有青史氏之記
載於傳者其略也嘗觀誼之疏於禮義廉恥反復言

之曰商君遺禮義曰不知所廉愧之節仁義之厚曰
棄禮義捐廉恥曰甚此言薄俗之未變也曰廉恥禮
禮以治君子曰頑頓亡恥集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
自好曰俱亡恥俱苟妄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
曰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此言遇臣之有節也管
仲霸者之位誼誦法孔子者也而以管氏四維告其
君蓋風俗根本實係乎此然禮義所該者廣廉恥所
指者切未有不顧廉恥而能脩禮義者也論語曰行
己有恥可謂士矣儒行曰砥厲廉隅此士之所以異
乎凡民也戴天履地而為人誦詩讀書而為士而棄

禮義捐廉恥無以異乎秦之民亦可愧哉誼有經世
之才所言皆漢之治體唯此四字可為學者之藥石
而廉恥又立身之大節人之所以為人士之所以為
士舍是則違禽獸不遠矣賁其趾舍車而徒君子喻
於義也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小人喻於利也賈生有
審取舍之說學者亦必審於斯

除秘祝

或問秘祝移過於下其秦所以亡乎曰湯誥曰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泰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逸曰
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此以民之

過為己之過也湯改過不吝說命曰無恥過作非惟
惡過之不知知而不改也楚昭王赤雲之災不移於
股肱孔子以為知大道宋景公熒惑之變不移於國
與民子韋以為有君人之言過其可移乎秦禁誹謗
妖言民怨而弗恤惡稔而弗聞李斯分過而秦之
罪不入於李斯也祝官移過而秦之禍不移於群臣
也而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秦之
亡不亦甚乎文帝之詔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
之非宜由朕躬古帝王之盛心也詩云自求多福又
云求福不回文帝有焉祠官致敬無有所祈謂歸福

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可謂正辭而無愧矣其顧
命曰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
不終可謂敬德而惟一矣武宣之後黷于祭祀何足
以進於文帝之盛德哉

擊匈奴逐出塞即還

或曰文帝遣將擊匈奴逐出塞而還不壹大治之何
與曰六月之雅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盡境而還也
之而已常武之雅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言振旅而歸
武不可黷也帝即位之初將軍陳武等議及士民樂
用征討以一封疆帝曰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

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二十三年之間治外規摹不
易於此匈奴入寇遣灌嬰擊走之不窮追也單于遺
書帝以無負約不逆詐也募民徙邊而備御固積粟
塞下而兵食豐先為自治之謀隱然安疆之勢張相
如之長者欒布之烈士並為將軍非生事要功者也
匈之出塞亟命還師六月常武不專美矣然帝未嘗
一日忘武事也馳射上林勞軍細柳戎兵之事不敢
怠弛也然而銳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封疆之臣不
敢罷也嗚呼謂周宣得中策若文帝之待匈奴令
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同於周宣尤不彌文帝何哉

若秦之虐如在湯火中民之望涉猶秦民之湯武也發亂
反正莫近於春秋漢涉起事而漢收之民得去大殘
豪更生涉為之倡也太史公之言蓋亦未為過或曰匹
夫操天下存亡之權自勝廣始其然歟曰徂徠石氏
已言之可畏非民民雖匹夫也有義勇有豪傑伊尹
已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
誅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起兵以
誅無道秦豪傑矣夫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
匹夫輕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
乘驕民也昏君庸主以草芥視民以塵土視民故民
之吐七

合圖卷三　卅七

雖發呼與言至於秦既并六國所畏者句踐穫之患
之不知小民之為敵所憂者豪傑誅之從之一不知
豪傑之在畎畝不幸遂是古者士傳言庶人謗百工
諫道人徇于路以采詩無或敢供小人之怨詈小人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此聖王所以長世也秦以斧
鉞箝天下之口竟民深怨積怒不宣之於口而蓄之
於心是以一發而不可禦春秋書梁亡心昏耳目塞
亦自亡也秦亦自亡爾

赤帝子

史記載劉季去怪神之事劉季澤中斬蛇白帝子

知眭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
孫氏禪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阨會之象而不知
王莽乃云洪水爲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爲天子而
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公劉秀秀亦更名以應之皆
無益於事以是觀之數術之言驗於後者猶若此况
新垣平玉杯之詐已見其誅宜矣是以惟神聖人所
不語奇衺之術君子遠之

申屠嘉責鄧通

或問申屠嘉爲相之威風折辱幸臣而幾殺之亦文
帝有以重其權歟曰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出入

正德元年補刊　眷問卷十　卅十

起居罔有不欽奄寺嬪御之政宮中之次舍王宮之
士庶子皆領于冢宰之官此周公輔導成王之法脩
身齊家清明純粹以爲平天下之本大臣格心之學
莫先於此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丞相受制於中
車府令外內之蹤暱不侔矣漢高帝近一宦者而大
臣不得見樊噲是以有排闥之諫文帝能使幸臣畏
宰相而朝廷肅然有泰山喬嶽之重申屠嘉可謂有
古大臣之節文帝不學周官暗與之合英主之所行
也逮景帝時內史錯貴幸而嘉自絀丞相之權始輕
周亞夫議徐盧等侯謂丞相議不可用而丞相遂無

權逮武帝重中朝而輕外朝嚴助等與大臣辯論而公孫弘數詘石慶請治近臣所忠乃受其過贖罪而丞相充位矣又其甚者王嘉奏董賢而不免於禍東都三公之權移於臺閣楊秉劾奏中常侍尚書召掾屬問以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對以申屠嘉詰責鄧通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於是尚書不能詰然而若秉之舉其職者鮮矣諸葛武侯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此出師一表所以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歟抑嘗謂文帝之明能斥鄧通而去之則通亦不至餓死惜帝不能遠佞人也

遺詔短喪

或問胡氏云短喪之詔謂吏民也景帝自短三年之制是薄於君父自景帝始其論正矣漢之群臣於其親不行三年之服豈亦文帝為之歟曰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薛宣為丞相其弟脩待母服宣謂三年服少能行兄弟相駮是漢相不行三年之制也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建光中尚書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宜復建武故事陳忠上疏謂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初大臣不得告寧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官豎不便忠奏遂寢是大臣之服正於高祖變於文帝建武又絕之安帝復行而又廢也安帝紀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是刺史二千石下及中官皆不行三年之制也因文帝之顧命廢天下之通喪此非景帝之過歟或曰應劭注文帝紀謂三十六日釋服

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失之其說孰是曰劉貢父以翟方進傳三十六日為證則應氏不誤矣又攷唐常袞傳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醼襲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然則三十六月之制始於漢文帝二十七日之制始於唐玄宗可以證應氏之說辨顏氏之誤王元感著論三年之喪三十有六月識誤

諸儒張束之破其說而元處論述廢滚以三十文
日易月亦有是說矣若人君之禮諸儒之議茲不偏
舉

以德化民

或問文帝以德化民有迹可言歟曰善民謂紀無酒
書之事然非無可書也叙傳所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玄
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又曰我德如風民應如中帝
之躬行本於寬仁恭儉玄默清靜風行俗成庶幾於
勝殘去殺以帝之天資能興三代之禮樂復三代之
制度則教化浹洽而王道成矣惜其有富庶之效未

三ノ七十三

答問卷三　卅五

知聖王所以教民者也豈不使有自若不收孥宮下
新館陵不崇墓四者皆帝之盛德其大者不輕於用
兵也太史公律書載且無議軍之語繼以百姓無內
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
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又曰天下新去湯火
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
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
稱有德君子者邪通鑑雖不書而以德化民之實於
此可見矣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亂以不敢
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此蘇氏稱宗之仁也愚於

文帝亦云

通鑑答問卷第三

嘉靖庚戌年　答問卷三　卅六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漢景帝

周仁為郎中令張歐為廷尉鼂錯為内史

或問錯仁歐三人皆東宮舊僚景帝初政毋乃官及私昵乎曰賈生論輔翼太子惓惓於端士正人其言趙高之傳胡亥至深至切文帝以規為瑱罔聞于行景帝在東宮其家令則學申商之鼂錯也其舍人則以醫見之周仁也張歐以功臣子侍太子亦治刑名者也文帝寬仁清靜而法家之異端醫術之末技乃得與於輔翼之選亦異乎求哲人以輔後嗣矣景帝天資刻薄錯又以刻薄佐之遂激七國之變嘗觀擊七國之詔曰深入多殺為功可見帝之心術豈非錯以慘刻得幸習與性成歟錯之戮也廷尉歐劾奏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論如法錯雖以削地起戎不至於參夷之誅歐之折獄果於殺如此猶得以長者名史稱其為吏未嘗言按人非虛美歟錯歐皆刑名之學進為公卿資適逢世如火益熱斷忠厚之脉者二人也帝以舊僚私之不得不追咎文帝詒謀之失周仁為九卿入卧内雖於人無所毀不過佞幸之臣

何足算也班固以文景擬成康昔者成王之教康王師傅則召公畢公也游習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能繹也其有錯仁歐之流乎文帝能從賈生之言崇禮悌去慘刻嚮詩書黜方技則成康之治豈其遠而

梁孝王入則同輦出則同車

或問兄弟天倫也景帝於梁王始親終疏何其異歟曰天敘有典若臣有義長幼有敘聖人制禮為子有適庶之辨為臣有尊卑之分恩與禮並行而不相悖常棣之雅所為作也春秋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它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聖人書弟以示貶又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寵愛而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始於厚而非禮終於薄而失恩則角弓葛藟之刺興矣景帝於梁王寵愛之過亦齊年秦鍼之比本大末小是以能國而王四十餘城富如布帛之有幅為之制度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車服之等以命為節而乘輿駟馬迎於關下堂陛之嚴別嫌明微而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傳位之言甚於翦桐之戲刺盎之謀幾於叔段之惡納於邪而階生縱驕而陵成獄辭之焚斧質之誅吁其晚矣仁人明乎天理

篤友恭之義絕偏係之私宜兄宜弟可以教國人此
帝王正人倫之法也景帝何足以知之

七國反

或問太史公曰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自昔論七國者未有若太史公之簡而明也然則謂諸侯大盛何歟曰易始乾坤次以屯曰利建侯其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言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而未可遽謂寧

也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國止於百里周公之子封魯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百里之賦明堂位謂封七百里非也漢懲秦孤立封王子弟大啓九國齊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雖有犬牙盤石之固亦有指大如股之憂此諸侯大盛疆土踰制自高帝失之或曰謂鼂錯為之不以漸何歟曰賈生謂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使其子孫以次受之一寸之地天子無所利焉此策若行諸侯不削而自弱鼂錯不深思熟慮驟削其地諸侯圜視而起未能銷天下之患適以激天下之變吳濞包藏逆謀久矣未有名以舉事也一旦削楚趙膠西三國吳亦將見削於是託誅錯之名起西鄉晉之失夫諸侯尾大輔車相依豈無經遠之謀慮為欲速之計此錯所以誤國而滅身也儻能紆徐歲月相時而動用賈生衆建之策上不失睦族之義下亦無少恩之怨為之有漸何名以與天子抗衡哉賈生之言不行於文帝之時主父偃因以說武帝下推恩之令而侯國自析故轉安為危者錯也轉危為安者偃也謀國其可輕銳乎然而諸侯之弱漢之利也亦漢之憂也支葉彫零本根不芘權歸于外戚祚移于

戚莽以同姓之勢微也噫周不懲管蔡而晉衞之屏翰益強漢因懲七國而骨肉之疏遠益甚觀中山之對劉向之書此詩所謂無獨斯畏者歟

上欲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不得

或曰太子榮之廢周亞夫為太尉時也莫知大臣之職業歟曰三公職無不統況儲貳之重乎皇父卿士與褒姒比而太子宜臼廢里克與驪姬比而太子申生弒向戌與寺人伊戾比而太子痤死大臣逢君之惡罪莫大焉漢高帝欲廢太子諫者張良叔孫通而蕭相國默無一言於是失職矣條侯本兵柄而力爭

東宮之廢直諫不用亡後以是免相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栗以無罪廢條侯固爭之是矣栗下吏而死條侯不能諍又三年而後謝病不亦晩乎不盡諫以全太子不蚤退以全其身君子不無遺憾也景帝徇人欲而滅天理刑名深刻之習自后太子至條侯皆不得免彝倫斁亂焉得為賢君哉輔相得人則父子相保惠玄宗有裴九齡德宗有李泌是也輔相非人則天性為讒賊之場蕭唐之李林甫是也晉惠條侯雖失不可則止之義亦異乎患失而容者矣

郅都甯成為中尉

或曰太史公酷吏傳謂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孝景時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高后之侯封不足論孝景酷吏自錯始而郅甯次之文帝時寧有也吏之寬猛其視上之好惡歟曰上好仁則吏良上好刑則吏酷從上所好而已孝景以忌刻之資輔以晁錯張歐之刑名錯為御史大夫郅都甯成為中尉公卿羣吏之表也安得不胥傚而為嚴酷乎當時漢廷無儒者無士唯董仲舒轅固而下惟諸儒不得以經術汲帝心與黃生爭論湯武亦無補於景帝刻薄

者法術所尚者慘刻變篤厚之風為苛切之政古法公族有罪猶不加刑臨江王死而父子之恩絕則郅都之為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況能撫民以寬乎國家忠厚內睦九族恩及行葦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甯成進用而宗室人人惴恐此商鞅之法秦所以亡而可襲其跡乎文景之治猶王與霸故太史公於景紀不載詔令文中子不以列於七制蓋有謂焉

武帝

董仲舒對曰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或問太學庠序之制曰太學者學記所云國有學也庠序者學記所云黨有庠遂有序也漢志謂里有序鄉有庠里有六遂之內黨在六鄉之內其義一也古者天子諸侯有君師之教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所教則五常五典也所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也士脩於家自塾而升於鄉自鄉而升於國自國而達於天子養之有素進之有漸士出於耕稼之農而工商不與故其選精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少儀內則事親敬長之節十

五而後入大學故其行篤自周道衰攸介攸止甫田
思古矣在城闕兮子衿刺亂矣魯之泮宮鄭之鄉校
衛之敬教勸學晉之士競於教僅見於王制發缺之
餘至于戰國游說之士馳騖於諸侯轉秦而漢士之
散於田横陳豨之客游於吳梁楚者亦無以收之賴
川洛陽二賈生言太學五學閒于行教化之為大
務非仲舒其誰發之或曰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
以禮五常之道唯及三者何歟曰學者學為仁誼禮
也是謂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若智則知乎此也信
則信乎此也人而不仁不義無禮失其本心違禽獸

不遠矣教之以仁則孝悌慈祥而民興於仁教之以
誼則行已有耻而民興於誼教之以禮則倫紀正品
節明而民興於禮秦俗之壞至漢未改刑名慘刻刀
筆苛察而不仁殉利苟得寡廉鮮耻而忘誼色父誶
毋冒上亡等而悖禮化民由學學必有師建學立師
所以正人心變風俗也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
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彝是訓以盡君師之職帝未
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為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申公
轅固為太常以明師道於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
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仲舒之真儒而勸學之

議乃發於公孫弘帝之好儒甚葉公之好龍歟噫仲
舒言仁誼禮以教民也今之士豈不若古之民哉揚
子曰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
與利荀子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
禮謂之有方之士為士者可不思所以自別於凡民
哉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
者請皆罷

或問衛綰以戲車進為相無可言者乃罷奏罷異端
之言何歟曰異端邪說之害深矣秦以苛刻亡六國

以談說亡漢興鼂錯張歐以刑名為公卿則申韓之
餘波猶橫流也蒯通朱建曹丘生馳辯抵巇則蘇張
之利口猶肆行也董仲舒對策明春秋一統之義以
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
於是武帝卓然罷黜百家丞相因上此奏非衛綰能
為是言也雖然帝之罷黜百家名然而實否張湯杜
周深文次骨申韓之言未嘗不行也邊通學短長為
長史主父偃學從橫為齊相而巫蠱之禍成于江充
蘇張之言未嘗不用也若以所舉賢良言之莊助擢
為中大夫其後賜書曰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助吾蘇秦之學也仲舒之醇儒與助並進而諸侯相
之疏遠〻若中朝臣之親近舍秋實而取春華莊
士而適儈〻故曰罷黜百家名也非實也

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

或問伐閩越救東甌太尉田蚡以為不可救大夫莊
助詰之近臣之詰三公自此始然則蚡之言非歟曰
帝於此舉有三失焉初即位而輕大臣一失也舍外
廷之謀用近臣之議二失也始銳於用兵終至於黷
武三失也臣作股肱予違汝弼衮職有闕山甫補之
景帝於丞相臣夫乃曰丞相議不可用武帝習聞其

事太尉蚡一言不合意遽曰太尉不足與計書云畏
相中庸曰敬大臣帝即位之三載年未二十而待三
公如此為大臣者阿意順指而已竊位苟容而已況
敢格非閑邪以道事君哉此帝之失一也古者宮正
宮伯統于冢宰僕御虎賁統于司馬內外之體一也
文帝時丞相嘉得以折辱太中大夫鄧通相權猶重
也武帝始以左右親信之臣與大臣辯論而大臣數
詘蓋自嚴助之詰太尉蚡始其後公孫弘諫築朔方
而中大夫買臣難之弘又奏〻弓弩而侍中壽王難
之迨至東都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大臣充位有自來

矣此帝之失二也甲胄起戎說命有訓佳兵不祥老
氏所戒文帝初政詔無議軍仁之至也帝始初清明
不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薄海遐陬欲武震而殫威
之一節發兵東甌內徙偏師策勳而憪然有征伐四
夷之志自尋干戈生民彫耗始於是役使無秦年之
誨漢其殆哉此帝之失三也是故不敬大臣而與小
臣謀不脩其德而勤民于遠人君之深戒也

上始為微行

或問人君之微行始於武帝歟曰吳王欲從民飲酒
伍子胥諫以白龍魚服有豫且之患趙武靈王詐為

使者入秦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吳趙皆列
國之君然吳有從諫之善不敢縱逸也趙有略地之
謀非為遊樂也若貴為天子內有三朝五門之嚴外
有千乘萬騎之衛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蹕張
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
後息焉所以尊帝王之威肅臣民之瞻也武帝以尚
書為侯學弗監無逸之訓棄萬乘之貴從匹夫之游
入南山而鄠杜令欲執之至柏谷而逆旅人將攻之
高文景之丕業視之如弁髦土梗一日耽樂危亡之
幾間不容髮幸而獲免亦曰殆哉貽令德以示子孫

猶荒墜厥緒成帝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蓋自武帝啓之君猶天也所履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所臨者天民春秋書天王之居為萬世法武帝非克若天迷而能復僅克保身豈所以詒厥孫謀哉

起上林苑

或問高帝時蕭何以上林中多空地請令民得入田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親御鞍馬馳射上林然則上林秦之舊歟曰考之長安志秦舊苑也武帝始廣開之西都賦謂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漢舊儀謂廣長三百里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關中記謂苑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二十五則規制之閎侈可見矣昔者文王靈囿與民偕樂文帝苑囿無所增益天下稱仁焉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夏商所以亂亡也帝不務廣德惟苑是崇取膏腴之地而奪農穡之業縱游畋之樂而忘銜橜之危天生民立之君所以養民豈使之冒于原獸肆于民上帝於是失君道矣蹈夏商之覆轍而欲慕唐虞之盛治不為秦者幸也司馬相如諷一勸百其能如祈招之詩以格非心乎

置五經博士

或問武帝表章六經憲章六學而博士唯置五經何也曰樂經已亡其存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儒林傳曰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其為博士者孝文時申公韓嬰以詩孝景時轅固以詩胡毋生董仲舒以春秋其未置博士者易書禮也武帝所立楊何之易歐陽生之書后倉之禮也宣元之後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春秋有穀梁平帝又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至于建武凡博士十四人易四書詩皆三禮二春秋二有公羊之嚴顏而無穀梁此五經博士之大畧也古者詩書禮樂以造士洙泗立教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制氏竇公之所傳不立於學官河間獻王之所集不施於朝廷王禹之說既微平當之議竟寢聖王所以移風易俗者蕩滅廢壞元始四年嘗立樂經其書不傳樂記十一篇合為一僅見于小戴記而十二篇名存書亡六經遂缺其一雖然樂者人心之和不以書傳也周存六代之樂漢世唯有虞韶周武此夫

子所謂善美之音而不使學者講肄古樂寥寥無聞
斯可歎已帝策賢良謂虞韶周勺鐘鼓筦弦之聲未
衰吁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帝未知樂之本也

田蚡為丞相

或曰穰侯顓秦國諸呂危劉氏厥監不遠武帝相竇
嬰又相田蚡豈右賢左戚之誼歟曰古之輔相疇咨
而命選衆而舉野耕巖築疏而賢者不遺也周左召
右親而賢者不廢也惟其公而已然真賢碩德固無
間於親疏私昵偏恩多加厚於戚黨昔在周宣申伯
以元舅襃賞厥後猶以申侯致禍況置相非其人者

乎此十月之交所以譏皇父也竇廣國有賢行孝文
不私以為相為子孫萬世之法其慮遠矣孝景謂竇
嬰沾沾自喜難以為相持重武帝改文景之家法而
相嬰已非至公之選田蚡之驕侈不逮嬰遠甚其可
以儀刑百揆乎蔫人或起家至二千石帝曰吾亦欲
除吏請考工地益宅帝曰何不遂取武庫假之以權
而折之以言失馭臣之道矣詩曰秉心宣猶考謹其
相不謹於選用之初而制於驕溢之末不亦晚乎嬰
既以灌夫誅蚡陰懷邪謀受淮南之賂幸免于戮相
亦罔終咎將誰執嘗謂新莽之移漢祚原於武帝之

相嬰蚡外戚擅威福之柄未或不亡竇憲之專梁冀
之甚何進之亂東都以是終焉晉之亡以賈謐後周
之亡以楊堅唐幾亡於楊國忠後梁亡於趙張右晉
亡於馮玉覆車相尋炳出一軌吁漢文之不私廣國
明矣哉

初令郡國舉孝廉

或問周鄉大夫興賢者即漢之舉孝廉歟曰古者使
民興賢出長于鄉閭月書之族時書之黨歲書之州
歲攷鄉三年而賓興察之詳而論之公士自脩於家
而民自為鄉謀故選舉實而風俗厚其未仕者六行

以孝為先其已仕者六計以廉為本漢制其放諸此
乎孝悌之舉始於惠帝四年孝悌廉吏之賜帛見於
文之十二年馮唐以孝著為郎由此選也武帝元光
之舉孝廉自董仲舒發之元朔之議不舉孝為不敬
不察廉為不勝任則孝廉有重輕之別矣若王吉路
溫舒蓋寬饒師丹龔勝鮑宣劉輔等俱以是進得人
之盛卓然可紀迨至東都計口而舉有丁鴻之請限
年而試有左雄之奏其失也濟陰太守十餘人坐繆
舉河南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者宿見棄真偽不明
此人弊非法弊也魏始除限年之制自晉至隋孝廉

與秀才皆策試唐貞觀十八年諸州孝廉問以皇王政
術太子問以孝經並不能荅由是遂廢廣德元年楊
綰請復古孝廉詔與明經進士兼行及建中元年而
罷取士不考德行而一以文辭視兩漢猶不逮其能
繼成周賓興之美乎夫爲子必孝爲士必廉秉彝之
良心守身之大節一日不可渝也非曰割股廬墓激
訐矯僞求是名以徼利達也古之人事親如事天畏
清議如畏天舒曾閔之行厲夷齊之操非曰待舉而
後勸也在漢之世公論嚴於鄉黨風化行於郡國李
陵隤家聲隴西士大夫以爲愧寶於事父以事君東

郡門卒能言之陳湯匄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高陵
令以十金法重自解印綬不孝不廉之人豈見容於
時哉萬石君家之孝楚兩龔之潔三代遺風藹如也
世衰道微南陔廢而孝友缺白華廢而廉恥缺是不
若烏之反哺豺之祭先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人
有愧於物矣噫今其不古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
者凡民也

河決濮陽瓠子

或問禹功萬世永賴太史公謂諸夏艾安功施于三
代何也曰河患自戰國始而禹功廢矣周譜云定王

五年河徙蓋已失其故道大事記云威烈王十三年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
於此賈讓曰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此孟子所謂
以鄰國爲壑也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
大不可復補噫微禹吾其魚乎秦灌大梁以魚其民
禍不止於一時而河流潰溢遂爲無窮之患重以決
通隄防隳壞禹迹甚矣其不仁也孝文時河決酸棗
東潰金隄其後四十餘年又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
通淮泗後二十餘歲始塞天子沉璧君臣負薪宣房
之歌至今悲之自孝文至成帝河之決者七歐陽子

有言治水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維
大禹不過此程子謂專主隄防河患本朝火德多水
災豈亦繫於天運歟

張湯趙禹定律令

或謂張湯趙禹所定律令亦可致其科條歟曰古者
刑期于無刑天討有罪非人也文王罔敢知非君也
以欽恤之心行簡寬之法縣於象魏讀於州黨族閭
日星之著明江河之易避也鄭鑄刑書叔向譏之晉
鑄鼎仲尼非之竹刑作于鄧析而法益繁矣魏李悝
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漢蕭何定律除參夷

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此秦漢律之大畧也商鞅有不告姦之罰蕭何因以為見知之條張湯趙禹又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杜周謂前王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蓋酷吏不師古始峻文深憲罔民而納之死秋荼凝脂之慘去秦無幾矣高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蕭何為

法講若畫一孝文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武帝不惟舊典時式始以佳兵繼以聚斂又繼以嚴刑取高文之法紛更之張湯厲刀筆之銛戕忠厚之脉聚斂嚴刑兼而有之小大之至不仁者也顏異微反脣而論以腹誹秦法無是也自昔好殺人者必及其身商鞅張湯可以監矣書曰乃變亂先王之正刑其武帝之謂乎

公孫弘對策

或問公孫弘學春秋言七十餘對策高第不能守經據古引君當道乃曲學阿世以取爵位年進而德退何其繆歟曰在易艮之上九敦艮之吉以厚終也節或褻於晚守或失於終艮止之至善篤厚於終而已君子於老戒之在得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公孫弘始也不合意而免歸再以賢良召辭謝不能固推而後出似非嗜進無恥者及待詔金馬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蓋以戒得之年懷患失之意變其初節媕合苟從春秋之學所以明王道辨是非也弘不能勝利欲之心舍所學以求詭遇之獲宰相封侯人以為榮識者則曰儒之辱也太史公自序云公孫弘以儒顯其意欲矣以道得民

之謂儒特立獨行之謂儒自周公以太儒相天下孔孟道不得行漢興至六世弘始以儒得相儒之遇世如此其難也功烈如彼其卑也非儒之辱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若董子可以為儒矣而武帝不能用弘不能容也儒林傳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弘以俊諛致斯位猶翰音之登天稊稗之有秋而學者慕之風動明經志青紫稽古矜車馬慕人爵之勢棄忘天爵之良貴弘實啓之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太史公於弘之為相屢書不一書深歎夫儒效不白

於天下而文姦飾詐者爲經術之羞也是時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進騫騫諤諤入朝見疾帝棄之如遺噫守儒之名流芳不朽曲學之罪播惡無窮一時之用舍豈能掩百世之榮辱哉

徐樂上書曰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所以爲資也

或曰秦以民困下怨而亡俗之亂何與焉曰風俗國之元氣也國之存亡在風俗之微惡聖王之治天下本俗以安之禮俗以成之修其敎不易其俗一道德

以同俗其移風易俗以樂其化民成俗以學修其孝悌忠信維以禮義廉恥士有常心民有定志殷之衰也遺俗猶存周之季也懷其舊俗此保國長世之本也秦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別父子之居重告訐之賞民俗日壞見利忘義幾同於禽獸至呂政而法令益苛詩書燼廢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秦之謂也大澤一呼豪傑響應綱常掃地淪胥以亡於是漢祖起焉縞素之師近於仁義過魯之祠庶幾禮樂于公之戮使不忠者懲欒布之赦使懷忠者勸迨及文景風流篤厚黎民醇厚七國之亂人心不搖無土崩之憂風俗知義之效也嚴安亦少知治體者歟政亂於上俗淸於下東都之祚猶恃以少延含風俗而言政事不可謂善治是以居賢德善俗謂之君子同乎流俗謂之鄕愿可不謹哉

主父偃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

或曰武帝英明之君而賂遺行於近臣何歟曰荀卿有言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無總于貨寶惟貨其吉盤庚穆王之誥戒其殷周之衰乎秦以金間六國漢以金間楚濁俗漸染恬不知怪文帝號

爲淸靜張武受金而加賞賜則舊臣可陷矣絳侯千金而書牘背則獄吏可賕矣矧武帝之多欲其能洗貪汙之風乎王恢行千金於田蚡是貨賂流於宰相也衛青奉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是貨賂達於宮掖也相者民之表家者國之本而利克義焉此主父偃所以嗜利而無所忌也偃爲齊相趙王告其受諸侯金由是赤其族象有齒而焚身其偃之謂乎張芸叟曰渭南縣有田夫得窖藏於土中金銀皆刻主父字偃以金敗今乃知偃之死非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

迹乃暴於數千年之後今之人期於無人之境投於
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甚愚也哉斯事可以為千
載之鑒故録而識之

諸侯推恩封弟子　城朔方　徙豪桀茂
陵

或問分諸侯邑封子弟築朔方之城徙郡國豪桀於
茂陵三者皆主父偃之謀亦便於漢否歟曰偃從橫
者流料事情識權變而未知天下之長慮也帝王之
有天下不恃法以為治不恃險以為固不泄邇不忘
遠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不曰枝葉彫落根幹孤立

也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不曰城池高深疆宇廣闊
也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不曰重內輕外移民錮豪
也武帝用偃之策封諸王子弟為列侯藩國分析無
尾大之勢可為漢之利然諸侯貧者或乘牛車本末
俱弱以成新都之纂其害大矣取河南地逐匈奴因
河為城有障塞之固可為漢之利然轉漕遠而民苦
府庫虛而國受其害深矣并兼亂衆之民遷于陵邑
游俠之雄如郭解不免於徙亦可為漢之利然五方
雜錯風俗不純犯義侵禮不在外而在內其害亦不
小矣從橫之計有得必有失有利必有害武帝仰從

之初黜蘇秦張儀之言今乃聽從橫之辭以謀國事
善汲長孺董仲舒不見庸也道義難合功利易售淮
南衡山之誅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則張湯之為
也公孫弘諫築朔方數十策難之弘不得一則朱買
臣之為也偃亦湯買臣之流雖建議有一時之利亦
奚取焉至於齊楚大族之徙關中始於劉敬非偃始
為此謀也噫竊漢鼎者在外戚不在同姓基漢禍者
在女戎不在匈奴黨賊論盜者在姦臣不在姦氏此
豈智計之士所能預防哉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或曰丞相封侯自公孫弘始歟曰孝文後二年申屠
嘉為丞相封故安侯非始于弘也曰弘始以儒者得
相其後為相者皆以儒歟曰弘之後李蔡莊青翟趙
周石慶公孫賀皆非儒也劉屈氂以宗室繼以田千
秋亦非儒也終帝之世儒相惟弘一人其後相克有
終者弘慶千秋三人而已帝非不知正人可以重廊
廟有德可以尊朝廷也好臣所教苟用易制有順無
救不極其諂若弘可謂具臣矣秦誓曰人之有技冒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其弘
之謂乎薦董仲舒相膠西請徙汲黯為右內史欲納

之必死之地幸姦謀之不售　盧杞與弘
為三公矣史稱弘起客館開東
閣延賢若此其所謂賢者誰乎帝之崇儒未嘗知儒
弘之崇賢未嘗知賢上有好名之君下有釣名之臣
不獨弘也張湯薦為推賢揚善而置狄山於死者非
號為推轂士而進東郭咸陽孔僅則帝之所謂得人
可知矣或謂帝雖失於賢良之公孫弘猶得於不學
之霍光噫真儒不用而世之輕儒者以是藉口儒豈
果無益於國哉

汲黯曰大將軍有揖客

或問衛青奮於奴僕而能重揖客之汲直使公孫弘
乃不遑焉何歟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人所以貴於物者義理之心也好善好仁好
是正直是曰良心此心不存則惡人之所好好人之
所惡而是非之心非人也昔者子朱子於破斧之詩
謂破斧缺斨者亦皆聖人之徒或以為疑朱子曰被
堅執銳有聖人之徒服儒衣冠有穿窬之徒蓋有激
云爾淮南王安於漢廷諸臣獨憚汲黯衛青其視公
孫弘祇說之如發蒙振落蓋畏黯以其直畏青以其
勇也青雖介冑武夫未嘗學問猶有好賢之誠心故

足以繫朝廷之輕重在唐有張萬福拜陽城曰朝廷
有直臣在宋有王德用聞孔道輔卒曰可惜亡一直
臣吁孰謂介冑無人哉曰先王而行市人獨見齊而
秦之驕者亦竊儒之名斯可慨矣然則學者何以存
是非之良心曰明天理

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或問博士弟子昉於此乎曰秦博士有諸生儒林傳
云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
選首蓋漢初已有之至是五經博士始置弟子以受
業為太常所補功臣義太常張蒼居博士弟子故
以文章是也郡國所舉于秉見選舉郡縣者博士受
業濟南終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是也
設科射策勸以官祿於是博士所授之徒有試用之
法而文學之士盛矣其後蕭望之以令詣太常何武
詣博士受業齊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以其可補廷
尉史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增倍之元帝設員千
人成帝增員三千人蓋五經博士之立發於董仲舒
弟子員之置發於公孫弘所謂興太學也或謂以明
經開祿利之塗異乎為己之學然而五經有家法孟
喜以改師法不用秦恭以增師法見譏則故是不守

為繫説章句是通不為浮辭經學猶近古也生徒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事其師如事君親篤在三之誼非若近世以師弟子之稱為諛也經無師士無學道誼微而風教薄漢儒可輕議哉或問太常臧其孔子之後歟曰通鑑元朔二年孔臧辭御史大夫官為太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此孔叢子所載也以功臣表考之蓼侯孔聚史記所云孔將軍居左者臧其子也不言孔子之後孔叢之書先儒謂出於東漢似非闕里舊文公卿表元朔三年臧已免太常五年乃有此議當闕所疑

淮南衡山獄

或問分國邑封子弟諸侯之勢已弱曷為復有淮南衡山之謀曰利者國之蟊賊也孟子謂後義先利不奪不饜故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邪臣必貪而貪者必邪淮南王安之謀始於太尉田蚡侍中莊助蚡以外戚位三公懷利而厭其心語安以上無太子非王尚誰立者安厚遺之於是輕量大臣無所畏忌矣助為帷幄近臣與安交結受其賂遺衣冠之盜腹心之蠹而武帝不之察焉淮南首惡衡山合從二獄連引死者數萬貨利之流禍如此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明

辨義利之間謂當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此清原正本之論杜漸防微之幾也帝能深省斯言則必屬大臣以廉恥律近臣以節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同姓有維城盤石之固在位有羔羊素絲之風豈至王縱尋斧於葛藟之本根殄戮數萬人若薙氏之芟草哉大學以義為利此平天下之道惜帝之不早辨也李尋有云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朝廷無人則為賊亂所輕蓋黯直諫守節志於為義弘持祿患失志於為利朝廷之輕重在義利之趨舍儻令

武帝以仲舒為丞相黯為御史大夫立直木於四達之達自朝廷達于諸侯草人不壹於義折衝厭難勝於無形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得神馬為歌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或問汲黯好直諫所諫之事有幾曰外施仁義之對一也廷詰公孫弘二也質責張湯三也言長安令無罪四也諫賈人當死者五也至於神馬為歌之事按本紀馬出渥洼水中在元鼎四年通鑑書於元狩三年並据禮樂志以黯傳攷之渾邪王降後數月黯坐

免隱於田園者數年渾邪之降在元狩二年故
附此事於三年然史記樂書又合大宛馬歌之
事載之以為中尉汲黯又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
聖制當族按黯為淮陽太守在元狩五年居淮陽十
歲而卒則元封四年也大宛獲馬在太初四年黯卒
已六年弘先卒於元狩二年而黯未嘗為中尉事皆
差舛蓋樂書後人所續非史遷之筆也周頌唯言象
舞不及祥瑞況一馬之微於盛德成功何取焉黯知
作樂之本矣乃若賢才將盡之諺蓋出漢武故事史
漢不書夫受言非難從諫為難武帝於黯之諫能受
之

而不能從不寧不見貌敬情踈越在外服十年不召
骨鯁之臣既去漢廷無人而言路幾塞矣詩曰我視
謀猶亦孔之邛

置塩鐵官

或問武帝紀書初算商車初算緡錢初榷酒酤與春
秋初稅畝同所以志變法之始也置塩鐵官不言初
何歟曰塩鐵之稅始於齊之管仲計口食塩計人用
鐵山海之利作俑於此然戰國秦漢之際未盡籠以
官也太史公貨殖傳云猗頓用盬塩起邯鄲郭縱以
鐵冶成業卓氏趙人用鐵冶富程鄭亦冶鑄宛孔氏

大鼓鑄魯曹邴氏以鐵冶起則富猶在民也文帝縱
民得鑄錢冶鐵煑塩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而
國富刑清登我漢道未嘗開利孔為民罪梯也武帝
窮征遠討兵連費廣經常之賦不足而權紛起張
湯倡之東郭孔桑和之而塩鐵之官掌於大農布於
郡國其利二十倍於古以地理志攷之塩官三十有
六鐵官四十有九昭帝議罷之而不克行元帝嘗罷
之而又復置東都屬於郡縣章帝復收之和帝乃罷
縱民煑鑄入稅縣官至唐乾元而塩鐵有使矣天下
有塩之縣一百五有鐵之縣一百三皆多於漢時作

法於貪殘益甚焉古者名山大澤不以朌惡諸侯賴
利以剝民也禹貢青州之塩梁州之鐵皆以為貢不
以為賦也在易泰之謙德之大者則曰不富以其鄰
小畜德之小者則曰富以其鄰鄰者之近民所謂鄰也
富在民則國亦蒙其利富在國則民先受其害武帝
用聚斂之臣斡山海而歸於上其德之小者乎故文
帝得泰謙之有餘而成殷富之治武帝得小畜之不
足而稔虛耗之獘可以監矣

李廣衛青霍去病

或問李廣衛青霍去病三將孰優曰士不可以成敗

論也以成敗論士則公議靡矣文康頗以議棄李牧以讒死而言良将者必稱頗牧千載之下懔懔有生氣此公議之不可泯者也李廣山西宿将老不封侯而豪傑歸之衛霍以后戚進功著沙幕而豪傑輕之太史公列傳謂李将軍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於衛青則曰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於去病則曰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功可以幸而成名不可以幸而得爵位可以幸而致義聚不可以幸而免史筆[illegible]即天理之正曾西之不為管仲也乎勃之不如王陵也吾以是觀之雖然大将軍有揖客猶能敬賢也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猶能憂國忘家也衛霍亦豈易得哉此長平冠軍之征伐法言所以猶有取歟

谷問卷第五十四　二十九

狄山議和親

或問搢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論議不能相一也馬邑之謀韓安國與王恢異議不以為忤今也狄山議和親死一障間不能少容何歟曰易既濟之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武帝擊匈奴既克有功而用張湯違小人勿用之戒矣方其未勝而懼猶能容韓安國之異議及其已勝而驕不能容狄山之忠言君心之敬肆言路之通塞實安危存亡之幾也蒼海之置罷繫中國公孫弘爭之渾邪之降從民貫馬汲黯爭之自狄山之死漢廷無直諫之士蓋數戰數勝志已盈而諫不入也齊桓服楚於召陵而轅濤塗見執魏武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故戰勝非難持勝為難國有大議博士與有言責一謀不協寘之邊障納之死地銷阻士氣糜爛生民豈但一張湯之罪哉嘗武帝而言和是為息民小人之貪功者多不悅當紹興而言和是為忘讎君子之守義者皆力爭和戎不可以槩論也帝黷武諱言謡秦西侯識秦亡而漢亦以末年之悔過爾者張湯者峻刑而殄民厚斂而殘民殺士而以兵毒民三者伐國之斧斤湯實兼之古所謂民賊也太史公謂湯死而民不思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不列于酷吏亦異乎史遷之直筆矣

谷問卷第五十四　三十

義縱為右内史王溫舒為中尉

或問史記酷吏傳自郅都至杜周十人其八人出於武帝之世而循吏無一焉何歟曰御衆以寬未聞為猛也吏以治得民未聞用殺也武帝以張湯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殺人多者為能亦相師成風仁厚之

[illegible]義斬矣太史公作傳上以為能者四人天子以為
能者二人敢於殘虐謂之能則慈祥愷悌為不能循
良之吏豈復見於斯時乎夫好生惡殺天之心也善
有慶不善有殃天之道也周陽由張湯義縱王溫舒
減宣皆殃及其身不仁之報其應如響武帝能用董
仲舒之言任德不任刑以天之心為心則福祿施于
孫子豈至於后太子公主及孫皆受巫蠱之禍哉故
曰為人君止於仁

少翁欒大公孫卿

或問僊之不可求也決矣武帝之英明而受欺若

士如嬰兒之未孩易動耳目而不知何其愚哉曰帝之
心蔽於多欲其始也上嘉唐虞欲與堯舜比隆及其
惑於方士乃與齊威宣燕昭秦皇同為一愚觀命五
利王盤茂陵長生久視焉在哉方其大欲之熾也五
帝三王所未有之疆土所未臣之戎狄奄有率俾酒
未為快盈府庫之財極土木之侈未足以適其意將
與天地比壽長有四海之富乘雲馭氣與黃帝偕僊
少翁欒大公孫卿之徒亦秦之盧生徐福也始皇不
能得於前帝乃欲遇於後晝夜者死生之道天地盈
虛與時消息帝號為表章六經而不知之乎揚雄有

言吾聞伏羲神農殁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郢
子曾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谷永曰
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
以非類惜乎武帝之朝英俊如雲而揚雄谷永之言
寂寥無聞也太史公作封禪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
蓋夜致竈鬼之貌云有司云祠上有光焉聞若有言
萬歲云其夜若有光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其報德
星云見大人跡云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天旱意乾
封乎皆為疑辭以見怪迂之誠似是而非也終之曰
冀其效可睹矣帝受百罔而不得一真皆多欲累之

也儻能置汲長孺於左右繩愆糾非以理制欲豈有
不知天命之蔽哉祈天永命惟曰敬德享國久長惟
曰無逸若武帝及唐之玄宗祇以為萬古之殷監爾

卜式為御史大夫

或問班固云質直則汲黯卜式式之於黯若是班乎
曰黯也格帝之非式也中帝之欲猶美玉之與燕石
也古者安富未嘗疾之文景節儉上下兼足武帝窮
奢侈費始剝下以益上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而不
佐國家之急於是造皮幣鑄白金以困抑之筭軺車
告緡錢以掊取之卜式覩其幾指乃上書願輸家之

平以助邊又持錢以給徙民此至巧使者非質直也
公孫弘謂非人情不軌之臣斯言當矣富者貧之毋
也縱尋斧於根本仁人不為也富豪匿財而式欲輸
財彼此相形興利之臣乘釁而起怨疾富民揃刈而
摧破之置均輸舉兼并乎食奇民皆吾赤子欲傾其
蓋藏聚之公上法嚴令密困民而盡其財必使富者
皆貧而後止東郭孔桑豪征緡斂是十式啓之也式
之利國者少利身者多既釣箄上之名又獵取高位
以芻牧之夫居台鼎之列志得意滿始有罷鹽鐵船
算之諫事弘羊矣乃兩言憲導其原而遏其流培其

根而惡其實曾是以為質直乎噫汲黯不得在禁闥
卜式乃得為三公武帝知人之哲既有愧而作漢者
隱忠佞於十區亦可歎夫

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

或問武帝攘夷伐閩土地所置初郡可悉數歟曰漢
初未定兩越唯有秦三十六郡武帝平南越為九郡
平西南夷為七郡又分立零陵合為十七若酒泉武
威張掖敦煌朔方則以匈奴地置之樂浪臨屯玄菟
真番則以朝鮮地置之元朔置蒼海三年而罷此
初郡也若古有訓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而難任人蠻夷率

服邈有餘而地不足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
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其有不盡之地者蓋聰四夷居
之不苛中國以事外也武帝好大而多欲求神僊肆
巡遊其急荒之失甚矣慘刻之吏進列公卿諂諛之
臣饒言謾妄其為任人也衆矣兵釁連乎萬里而怨
已鬱於窮兵歲令行乎四海而情不孚於閨門其末
也父子夫婦不相保蝸越起於轂下一家之內自為
敵雠而日尋干戈於窮髮之野李孫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牆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所以兆中生之亂帝
豈未之思乎詩云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

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聖王之治始於脩身齊
家以充其德性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是以土宇之廣大可保也帝既以逸欲虧其
性末年悔過遷善僅克有終否則秦之覆車亡立俟
也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

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或問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而漢
志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
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云此為甲
寅之歲一以為丁丑一以為甲寅何歟曰六術曆議

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
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
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
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
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以此攷之太初元年
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或曰大衍曆議又云考靈曜命
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十
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太初其甲寅元
之術歟曰緯書始於哀平閒武帝時未有也或曰呂
氏謂太初之造史遷實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

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歟曰班固作志載三統而
不載太初故其法無傳焉志謂冬至日月在建星賈
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
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古以建星爲宿今以牽牛
爲宿不能不少異也落下閎謂後八百歲此歷差一
日然續漢志元和二年太初先天益遠自丁丑至乙
酉一百八十九年而已差矣歷未有久而不差者差
則必改是以革之象曰治歷明時

李廣利伐宛

或問武帝雄材大畧乃以一馬之玩興伐宛之師何

其小歟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昔者西旅獻獒
召公訓于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又曰不實遠
物則遠人格是以孝文却千里馬而不受剋疲民黷
武以求之乎穆以八駿虞以屈產晉以小駟楚以[illegible]
肅爽好馬荒亂覆車相踵帝不是鑒而逞雄心勤遠
略所欲得者貳師城之馬勞師四歲屈力殫財無辜
之民肝腦塗原野莫之卹也可謂賤民而貴畜矣帝
既獲宛馬作爲詩歌薦之郊廟哆然以爲不世之雋
功視秉心塞淵之美衛思無邪之頌魯豈不愧乎威
稜震于流沙而中國耗珍怪陳于闕庭而府庫虛竭

媒納于閑廐而卒乘缺其何功之有聖人之兵不得
已而用之雷霆之威時雨之澤也帝之伐宛其得已
而不已者歟匈奴之伐諫者猶有人貳師之役諫爭
蔑聞故天下之治亂在言路之通塞

遣繡衣直指使者擊東方盜賊

或問武帝之法嚴矣而盜賊益繁法不足以弭盜歟
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帝也窮兵而聚斂聚斂而嚴
刑民萬焉忘其樂生之心棄其身於盜賊非人性之
惡也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而帝之心篤
於多欲也臧武仲曰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而帝之所任者皆民賊也雖使
者擊斷於外斧鉞有盡而姦軌無窮其能禁民爲非
乎古之善弭盜者上焉導以禮義之心次焉開其衣
食之原若揚湯止沸芟雜而禽獮之斯爲下矣夫天
下有可責之吏無可責之民帝之罪吏也進苛酷退
柔良先刻剥後牧養民窮而盜固其所也唐太宗與
群臣論止盜之法或請重法禁之太宗曰當去奢省
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
用重法自是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大哉斯言實於編
衣袁指之遺遠矣

卷四四　三七

初榷酒酤

或問酒醪靡穀文帝有詔帝不監于成憲而作法於
貪何歟曰酒以成禮流則生禍大禹惡旨酒而疏儀
狄易之未濟終以濡首爲戒彝酒有誥從酒有官所
以正民德非以浚民財也其許用豐其暮用禁惟之
酒是懲匪貨利是殖也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許
其群飲猶有節也漢律群飲罰金文帝十六年始令
天下大酺景帝中三年以旱禁酤若維酤則自武帝
始鹽鐵論云大夫以心計策國用參以酒榷蓋桑弘
羊作是法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昭帝

始元六年罷之令民得以律占租成帝末翟方進復
奏買酒醪之議王莽時羲和引詩無酒酤我謂承平
之世酒酤在官論語酤酒不食謂當周衰亂酒酤在
民其飾經文姦至此於是開盡以釀後漢又罷之際
文帝復行之至唐德宗以助軍費遂爲千載不易之
法開利源以壞民俗弘羊實爲之古有化民以德義
未聞導民以淫泆也以是理財其可謂正辭禁非乎

罷方士　不復出軍

或曰夫子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武帝之悔過亦
可與秦穆並稱歟曰在易損益之象懲忿如摧山窒

四五

欲如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君子所難
而人君能之此成湯之改過不吝也秦穆初敗於殽
過而知悔悔而不能改彭衙再敗又有濟河之侵春
秋書秦人伐晉以責之若武帝知神仙之虛誕而斥
方士之妄知征伐之勞費而罷輪臺之田於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實用其功舊態既更新德益崇又過於
秦穆矣文中子稱其有志於道雖多欲橫流而本心
不泯其視聞祈招之詩而獲沒於祗宮者可以無愧
人欲盡而天理還蓋庶幾於克己之學嘗謂登車于
臺自悔猶遺不足以爲勇而末年之從義乃大勇也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

武曰司馬公謂武帝顧託得人其然乎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昔者成王顧命太保奭畢公毛公皆三公也居三公之位不足以託六尺之孤焉用相爲哉武帝之末田千秋爲相而受遺則光日磾桀也桑弘羊以御史大夫亦拜卧內而千秋不得預焉光日磾之謹密可以託孤矣上官桀之庸瑣弘羊之掊克其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用賢而以小人參焉亂之兆也桀蓋之謀社稷幾危桀弘羊實爲之使辟側媚之目薰藉辭殷昭於此而闇於彼私意汩之也其後宣

帝以史高蕭望之周堪受遺正不勝邪漢業以衰終漢之世丞相爲具臣權在將軍司馬莽以盜神器寶梁以顛覆禍此武帝詒謀之失也是故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必監于殷周成憲以輔後嗣漢家制度何取焉

通鑑答問卷四終

通鑑答問卷五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昭帝

遣使祠鳳皇于東海

或問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知孝昭祠鳳皇可謂知乎曰鳳皇在少皞氏見于傳在舜載于書在成王詠于詩未聞以為瑞而夸耀之也漢史書鳳皇自孝昭始帝在位三年矣有星孛于東方未聞其戒懼也冬無冰未聞其銷弭之星又孛于西北未聞其脩省也黃鵠下建章而公卿上壽鳳皇集東海而遣使祠春秋書災異而不書祥瑞帝豈未之知乎成王幼沖嗣服祈天永命惟敬厥德畏天以自儆非恃天以自矜也孝昭饗國纔十三年雖曰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而大臣無格心之業諸儒無陳善之助明哲過于成王壽考乃不逮焉其責蓋有在矣故人君之進德人臣之輔治不可以無學

詔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

或問賢良文學與公卿共議自此始歟曰公議之屈伸世道之否泰繫焉公議達于上則為泰公議鬱于下則為否盤庚命衆悉至于庭無敢伏小人之攸箴周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士傳言庶人謗皆有言責此聖王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漢之有議猶為近古自高帝十二年始詔諸侯王議其後丞相列侯宗室大臣吏二千石下及博士議郎皆得預議若賢良文學之士登進在庭與丞相御史辨難蓋自始元六年始孝昭初政所問者民之疾苦教化之要可謂知所先務矣當時民之疾苦莫甚於聚斂教化之要莫急於仁義賢良唐生文學萬生之徒六十餘人對以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漢朝公卿少知治體庶乎弛苛征以瘳民瘼開義路以厚民俗而車丞相括囊持祿桑大夫放利怙權讙言私說如枘鑿之難入佩劍之相笑雖罷榷酤以塞責而鹽鐵均輸之法未之有改千秋弘羊不足責也任是責者非霍將軍乎易之剝始於下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弘羊剝下之蠹極矣小人剝廬誅戮及之以利為利菑害並至大學之戒深矣賢良文學之言不行於始元而論議垂不朽誦之猶使人興起一時之屈千載之伸故曰公議與天地相終始

大將軍霍光刑罰嚴

或問霍光輔少主不行高大之政而務
學之蔽歟曰寬則得衆嚴刑非所以為治也或當之
罔嘗密矣而姦執不勝守成之君方在沖孺當迪之
以仁厚不宜導之以刑罰燕蓋上官之誅有風霆而
無雨露一綮還之速竄匿者以赦除罪而廷尉少府
左馮翊皆坐重譴杜延年奏記謂閭者民頗言獄深
吏為峻詆則持刑之嚴可見矣伊尹誥太甲曰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周公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況君
伊周之任不以伊周之心為心何以養君德壽國脈
乎昌邑之廢誅其群臣二百餘人光之技心若此耶

以矜厭世也且光擢用安世延年抑以張湯杜周之
子歟二人寬和能蓋厥父之愆張杜有後霍氏
寬嚴之報時乃天道可不謹哉

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

或問呂成公謂大哉延年之奏也夷齊之後一人而
已然則霍光非歟曰君臣之典叙於天萬世不可易
也伊尹放太甲而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霍光廢
昌邑君子亦曰有霍光之志則可無伊霍之志則視
君不如奕棋者歸其罔極君臣之大倫斁矣光以大
義黜昏立明公於天下非私意也忠於社稷無邪心

也延年猶言其罪而朝廷加肅大將軍之威屈於一
御史立萬世名義之大閑亦夷齊扣馬之心焉權臣
交易六明若魏司馬師廢齊王吳孫綝廢會稽王益
以光為口實而范粲袒彝守死無貳正君臣之分以
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庶有懼乎以此坊民王慝之
於海西之廢乃取霍光傳定禮儀以黨賊溫聞臺毒
之風亦少愧哉沙隨程氏曰延年艾羅紨為昌邑王
賀妻生子女特變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為嫌然此
不足以疵延年也延年之彈節操學春秋延年為古
人之所難其議聞聖經之義歟

蔡義為丞相

或曰宰相任天下之重必選天下之望自大將軍光
持國柄丞相取充位田千秋謹厚自守猶曰武帝所
命也繼以王訢錄錄無聞若楊敞蔡義皆給事大將
軍莫府者相手相手輸合茍容而已乎曰漢相之輕
久矣權在近臣則公孫弘受其詰難權在九卿則石
慶無所關決公孫賀涕泣不受印綬全身免戾者鮮
矣鼎足之折良非之 何有乎經綸之業霍氏之盛
太阿在手百官事其奴隸視丞相亡如也論相人主
之職而為大將軍之私臣訢敞義之徒如脂如韋如

河中未汎汎東西徙四舅制云爾其後宦者弄權則
更表成如衛外戚擅國則如禹如莽竊相之名備負
尸祿紀綱之壞威福之移曰非我責也漢以是亂亡
追及東都鄧夫恵失師師非度鄧騭之附竇胡廣之
媚梁捧土揭木實諸百官之上不耻也其失在將相
之權分噫三代政出於一而將即相之任兩漢政出
於二而相爲將之役以霍光之忠猶不免盜專亦可
歎夫

宣帝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

或曰光之歸政其有明農之志歟帝之謙讓其有公
無因我之誠歟曰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
亡此大臣事君之法也霍光克果斷而無含容遺遐
遠而聖朋比非决於遐者也厳賀言宣可謂馮河之
勇吏民嘗見霍索挾持蕭望之不從遂棄不用包荒
之量安在儒生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肆之其能不遐
遺乎子及兄孫爲中郎將領胡越兵兩壻爲東西宮
衛尉兵柄萃於一家謂之朋亡可乎光果欲歸政鑒
穰侯之覆轍追子房之高風避權遠勢翻然引去子
孫猶或免禍宿衛庶可免於陰盛光衰之疑而光不

能也帝自在民間聞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今也
謙讓不受以優禮之諸事關白以尊崇之帝之疑忌
益甚矣名權以養威邪謀以速禍此光所以墮厥宗
也然帝亦有過焉鄭莊長叔段之惡祭仲言之不聽
公子呂子封言之不聽帝亦縱霍氏之驕張敞言之
不納徐福言之不納非愛之也梅子真云自霍光之
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嘗謂光爲不智
宣帝爲不仁

夏侯勝曰武帝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

或問廟樂之制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一而已始
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漢高帝爲太祖若周之
后稷孝文爲太宗若周之文王孝宣又尊孝武爲世
宗若周之武王其樂舞則高廟曰武德孝文廟曰昭
德孝武廟曰盛德此其制也然則夏侯勝何以謂武
帝無德澤於民曰宗必有德武帝却戎狄闢疆宇而
海内虛耗户口減半故曰無德澤也漢法雖嚴而昌
言讜論之臣凛凛不可奪勝可謂直矣自唐而後繼
體之君未有不稱宗不以德也增七廟爲九廟而親
盡迭毁之禮廢諸儒之議豈有如勝者乎前輩譏査

帝時有大議論三嚴延年以不道劾大將軍夏侯勝
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議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所
不能及我思古人誰其嗣之

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

或曰魏相陳春秋世卿之戒欲損奪霍氏之權其慮
遠矣乃因許伯奏封事何歟曰在易之姤一陰始生
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能制羸豕蹢躅之孚聖人是以
有繫于金柅之戒魏相學易者也柄臣之蘖未除外
戚之萌將長正學以言何患不從昔商鞅因景監而
趙良寒心以相之賢而詭遇求獲其能引君當道乎

答問卷五　七

既因許伯奏封事復因之白去副封及上書諫擊匈
奴又曰頤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急於行其言而
不由其道遇主于巷而明夷入于左腹異日之憂方
大也漢之禍成於外戚肇生厲階非相之責歟孔孟
濟時之志切矣謂媚竈獲罪於天枉尺直尋不可為
蓋進以正可以正邦若相之所行可謂正乎宣帝號
為樞機周密而威福之柄潛移於外戚許伯白使弟
舜監護太子家帝聞疏廣之對而相謝以非臣等所
能及則相不敢違許伯矣黄霸為相薦史高可太尉
詔責以越職則霸亦欲附史高矣戚黨重而相權

履霜於宮堅冰於戚非一朝一夕之故魏相不能救
其源劉向梅福循欲遏其流何異一簣之障江河哉

五日一聽事

或曰五日一聽事昉於此歟曰[redacted]官師氏注云王日
視朝於路寢門外司士注云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
位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一日二日萬幾
不可斯須怠也古者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蟲飛而會
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
糾虔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不敢一息自暇自逸五
日一見公卿其不曠天工違時幾乎此漢制之不如

正德二年補刊　答問卷五　八

古也自武帝游宴後庭諸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迨
宣帝時中書令僕弘恭石顯始用事公卿之進見益
疏奄寺之委任益親自是賢臣遠而近習熾傳曰一
日不朝其間容刀蕭周困於弘石豈非宣帝開基之
失歟屬精為治若可喜也昏椓靡共君子懼焉戚宦
締黨以陷正人歟後宦官退而外戚專漢之亡也忽
焉泰之九三有艱貞之戒魏相言易陰陽亦知平陂
往復之機乎是故以日視朝親君子之時多親近習
之時少世道可常泰也

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

或曰吏治必久而後成歟曰文中子見牧守屢易謂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蓋自秦罷侯置守漢興郡國參錯曹參相齊九年由叔守漢中十餘年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武帝時司隸部刺史察劾漸苛然汲黯治淮陽猶十歲宣帝懲數易之弊張敞為京兆尹九歲黃霸為潁川八年龔遂為渤海數年王成以異等賜爵增秩朱邑以治行入為列卿蕭望之自平

答問五　九

原為少府複試三輔趙廣漢於京兆尹翁歸於扶風韓延壽於馮翊滿歲然後為真其良民吏有章劾留中會赦壹解有尊重難危之勢無威權棄奔之蠱循吏傳六人其四人在宣帝之世斯久任之效也不寧惟是魏相為丞相九年丙吉為御史大夫八年任三公如此其久杜延年為太僕十五年于定國為廷尉十七年任九卿如此其久是以綜核名實考試功能皆得以盡其才稱其職弱郡國守相豈有旱辭轉易送迎煩費者哉子產為政三年而民誦子路亦有比及三年可使有勇足民速成不若美成者道無以易比

置廷尉平

或曰路溫舒傳宣帝初即位上書言尚德緩刑通鑑載於地節三年何歟曰溫舒之書曰初登至尊盍在即位之初刑法志云宣帝即位溫舒上疏上深愍焉迺下詔置廷平帝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故通鑑載溫舒上書於是年也或曰志云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攷之百官表于定國地節元年為廷尉非置廷平之年也黃霸傳云宣帝即位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通鑑載於本始

三三七九　答問五　十

元年皆與志異何歟曰定國為廷尉已三年霸為正不為平此志之誤也曰志云孝武禁罔寖密宣帝自在閭閻知其若此黃霸傳云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幼霍光秉政上官桀等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然則秦有十失其一尚存非獨武帝之過亦霍光之過歟曰政有因有革武帝崩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繩下益峻不可謂知時務之要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忠厚之澤漸焉志謂獄刑號為平矣號云者名然而實否也霍

光不務德教而務刑罰既失於前重以魏相之嚴毅
趙廣漢之誅相實爲之能稱上意不能正君心大臣
輔德之責未盡乃取文王之罔攸兼者而躬聽之此
鄭昌所謂理其末也以刑名繩下以法律爲詩書奉
之治體可見精神雖強元氣已索不待優游不斷之
主而漢業之衰已兆矣然則正其本當何如曰臨下
以簡御衆以寬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謂能省刑本
鄭昌乃以刪定律令爲先抑末矣

減天下鹽賈

或曰鹽賈之貴其始於東郭孔桑歟曰管子海王之

三ノ九　杏南集　十一

篇計口賦鹽渠展之鹵得成金萬斤景公設祈望之
守燕有遼東之煑非始於漢也漢膠東魯國食鹽取
給鄰郡猶未竭利盡取也東南負海之郡唯會稽之
海鹽置官猶有遺利在民也至是減其賈以便民食
其後平當言勃海鹽池且勿禁以救民急猶以卹民
爲先不顯於裕國也漢之鹽賈史策不書唐天寶至
德間每斗十錢乾元元年第五琦加百錢貞元四年
江淮斗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後復增六十河中兩
池斗爲錢三百七十民因高估至有淡食者有以穀
數斗易鹽一升順宗減江淮鹽價斗二百五十河中

兩池斗錢三百然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其規視漢益
夥矣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周官鹽人所掌共祭
祀賓客膳羞而已無與於民食也漢文之弛山澤不
得見地節之詔其有仁民之心乎

宋疇議鳳皇疏

或曰元康元年之詔始言嘉瑞帝之驕色見矣宋疇
議鳳皇未至京師不足美其至也可以爲美歟曰自
疇之貶箴諫塞而諛悅勝爭言祥瑞以中其欲鳳皇
下郡國凡五十餘所集京師者二集長樂宮東闕者
一非果有德以致之也帝號爲核名實黃霸議以鶡

正德十二年補刊　杏南集　卷五　十二　翁寵

雀爲神雀無異野鳥之爲鸞上之所好欺僞從之頳
川之鳳蓋可知矣樂緯云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
孽者四章帝末鳳皇百四十九見何歉以爲羽孽然
則耀異物以文太平直臣之所懼何足美哉動色於
小康怫耳於忠告儆戒無虞寅畏自度之言蔑聞也
追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比豈諫臣之職乎
蕭望之奏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亦坐左遷是以災異
爲諱也奏水旱風雨之變一魏相而止耳夫瑞不于
物于其人蓋寛饒不容二疏王吉引去鴻鵠高翔遠
罻羅於九霄之表鳳兮鳳兮其肯覽德輝而下來乎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或曰趙充國謂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置屬國以處降羌一時之利後世之害段熲曰先零作寇充國徙令居内始服終叛至今爲鯁西羌之患橫流於東漢至晉而滔天矣充國徙羌其可爲後法乎曰以地理志攷之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始置令蘭會湟鄯河州積石軍之地自武帝西逐諸羌渡河湟築令居塞置護羌校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神爵二年金城置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北謂之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

朝置都尉以主降者然羌之爲患非自屬國始也自王莽末西羌寇邊入居塞内金城屬縣多爲虜有建武中隴西太守馬援破先零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固馬武擊滇吾降之徙置三輔時建都河洛關中空虛於是羌虜始熾陸梁涼雍蹂躪涇隴來如風雨去如絶弦段熲奮熊羆之勇殄殲無遺育寇難畧定漢祚亦衰西晉之亂姚氏以羌種居扶風遂與胡羯並據中華其失自東漢徙於三輔始或以充國遷先零内地爲非又謂得之於屯田失之於屬國不知金城非内地也不得不爲充國辯

葢寬饒奏封事

或曰寬饒之直似汲黯孝武能容黯而孝宣不容寬饒何歟曰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忠諫之士不難於萬乘之君而難於帷闥之臣劉陶死於漢孟昭圖死於唐皆庸闇之主也孝宣之英明而仇直言戮正士無異於庸闇寬饒非忤孝宣也忤恭顯也二豎以明習法令典樞機駮竊福威之柄寬饒刑餘周召法律詩書之語切中膏肓二豎所深忌執金吾之議朋姦迷國者也寬饒既不免而殺蕭望之張猛京房之兆已形矣詩曰如彼

雨雪先集維霰二疏王吉見幾而作懼昏椓之禍也先王求哲人以輔後嗣昭令德以示子孫孝宣學穀梁春秋而違不近刑人之戒自謂雜霸道而齊桓寵

之失躬自蹈之豈所以垂裕後昆乎戰國之

雜之說謂便辟左右得之於内則大臣爲之

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内刑餘之在斯

日月之光者歟太玄曰月闕其摶不如開

曰明始退也孝宣之治如旣望之月其明

猶在相位而無正君之學惜哉

丙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上稱言爲人

或曰丙吉薦延年定國可謂知人矣萬年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丙吉病中二年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然則吉悅萬年之佞而薦之焉得爲知人曰孔子云遠佞人甚矣佞人之難遠也魏勃之埽門而曹參賢之張湯之造請不避寒暑而公孫弘稱之躁競者入青雲恬靖者委泥塗風俗日壞世道益以汙濁故佞人之惑與鄭聲同非劉明之賢孰能遠之蓋司隸無許史之屬則羅大戮陳萬年有許史之援則列三公孝宣之政大畧可睹丙吉號爲賢相猶愛巧婿而

樂趨附若蕭望之以禮節倨慢之憾不能如祁奚之稱解狐也吉尚得爲知人乎哉唐張九齡亦名相也喜蕭誠之軟美而憚嚴挺之之苦勁況不如九齡者乎堯舜畏巧言難任人周公戒成王勿以憸人懼其易溺也陳萬年諂丙吉而竊高位垂沒又以教其子是佞人之根滋蔓無窮末流波蕩爲孔光之諂董賢王莽而漢鼎遂移故曰佞人殆

匈奴款塞請朝

或曰荀悅謂蕭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然則丞相御史之議是歟曰春秋公會戎于潛胡文定公傳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其褻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諸侯王之上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荀悅之論合乎春秋矣或曰甘露三年呼韓邪來朝龍驚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漢之極盛也時王政君已在太子宮是歲成帝生漢之亡始於此矣消息盈虛之運與曰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大傳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故盛之極衰之萌[illegible]

也故戒無虞聖人謹焉齊桓公七年始霸會諸侯于鄄十四年陳完自陳來奔篡齊者已在齊矣渭橋之謁人皆以爲漢喜甲館畫堂寘兆新都可不懼哉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晉范文子欲釋楚以爲外懼蕭魚之會魏絳有居安思危之規漢廷無直言骨鯁之臣玩其所喜忽其所權漢之憂不在匈奴而在宮闈不知苞桑之戒故也大過受之以坎既濟終於未濟作易者其知幾乎

元帝

貢禹爲諫大夫言節儉

或曰文帝以節儉而昌元帝以節儉而衰儉不足尚歟曰君道有要辨君子小人而已甚矣元帝之似唐文宗也劉蕡對策曰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究日彊黎元日困者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責之言所以規文宗也元帝所以失操柄者史高秉政於外恭顯竊權於中賊宦締從讒邪用事此宣帝授任之失國柄不歸於忠賢元帝不知君子小人之辨善善不能保而君子之道消惡惡不能去而小人之道長細行之脩飾庶事之綜更何取焉君德剛

平海答問卷五　十七

則明柔則闇史謂元帝優游不斷劉更生亦云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所謂不斷者史高恭顯如山之難拔也殺望之猛黜堪更生何其果斷也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同歸于亂無剛明之資有柔闇之累焉往而不悖哉司馬公譏貢禹不能責顯難補短禹也患失之鄙夫也石顯既殺望之恐學士嫉己乃致意於禹深自結納自九卿至御史大夫顯之薦也主瘠環為無義無命使刑臣禮於士臧堅羞之禹比之匪人君節揚饑饉食菜一時遺臭千載尚何望其責難哉宋環不與思勗交言李鄘恥為承璀薦引視貢禹盡

羞玉也

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

或曰文帝初立明習國家事朝而問丞相一歲決獄幾何元帝乃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何其闇歟曰古之教太子必講明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體用一貫本末一理始於格物致知非尋章摘句而已漢世輔翼之具智囊為家令所親非端士傅望延實密所奮非正道元帝之傅可稱者疏廣受蕭望之三人十二通論語孝經又七年授論語禮服非不好儒也而君道政體未之講也柔仁之性發強不足善

吾聞五　十八

忘之疾神系益昏王褒等之虞侍朝夕讀誦奇文未嘗積思經訓也喜苦泉洞簫頌不過彫篆小技未嘗屬耳規諫也宣帝家庭訓告謂俗儒不達時宜未嘗選直儒以開導其未至也一旦嗣服忠良險邪雜糅混殽冥然莫知所審闇奇弄權玩之掌股周公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刻大臣之愛辱其可誤哉然豈獨元帝之過亭來後啓迪後人此非宣帝之責乎望之堪更生同心輔政恭顯誣為朋黨繫之視如草芥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自古小人之害君子未聞加以朋黨之名也為此說自恭顯始善類盡

去人主孤立一言喪邦千載踵禍自漢迄唐空其國
無君子論胥以亡朋黨之說實啓之噫非乾剛夬決
孰能扶正論破姦言哉

蕭望之

或問蕭望之知元帝不可與有為而輔之不能去邪
臣而受其禍其失焉在曰晉文公問胥臣欲使陽處
父傅太子讙胥臣曰是在讙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
則可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春秋書晉
殺其大夫陽處父傳曰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
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夫陽處父之剛而使之

三百十　蕃閒卷五　十五

傳太子其後言中軍易帥而襄公殺之處父所以召
殘賊之禍春秋書襄公殺之失身害成君臣皆有責
焉望之剛似處父免御史大夫為太子傅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太子名為好儒而絲竹鼓鞞之好已蕩其
心矣嘗聞大道至論以變其氣質柔不能強愚不能
明也望之有愧於師傅之見幾矣作其即位無能改
於其德未知瘋否未別忠邪而遽白罷中書宦官謀
踈機淺以蹈處父之禍帝於召致廷尉猶不省望之
子伋乃上書訟前事古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納
約自牖因其明而導之也不明者可與言哉望之既

解印綬盍亦超然高舉待君之一寤也刑餘為周召
自宣帝時典樞機其植根固大臣充位已久欲亟圖
之難矣在易之豫以九四剛陽之臣承六五柔弱之
君是為危疑之地聖人處之之道曰勿疑朋盍簪惟
至誠求助而已望之使子上書非誠也同心惟堪更
生二人其助寡矣焉能有濟乎雖然望之正色立於
朝不與邪臣並處庶幾古大臣之節矣

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賓以職事

或曰元帝之世政在中書宦官丞相具臣也言者以
災害歸咎大臣何歟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

三五四　蕃閒卷五　十六

得其職當去其位居其位不當諉其責于定國為相
九年矣脂韋苟容於史高恭顯之間師傅之死忠賢
之逐無所諫正陰陽錯繆黎庶流離非大臣之責而
誰責乎然而共樞機之臣公議全漏福威在手臨君
若委裘帝不之責而獨以詔條責大臣何弱於此而
闇於彼乎定國受責而不知退及春霜夏寒日青無
光復以詔條責而後自劾不亦晚乎蓋石顯以定國
易制使之尸相位當時奄寺之勢如燎方揚惟頓頑無
恥可以久居鼎軸之任不得已而去安車駟馬寵光
赫奕以為具臣之勸信乎白璧一不可為容容多後禍

也定國爲廷尉趙蓋韓楊之死不能如張釋之守法力爭其患失有素相業不競於斯見矣雖然成脫之隨可否過涉之凶无咎爲定國而幸未若爲蕭望之而不幸也定國如石慶望之如汲黯漢相若慶定國雖累千百無繫於治亂若黯望之皆社稷之衛風節凜凜千載有生氣彼相何足數哉

諸葛豐　賈捐

或曰諸葛豐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又上書告堪猛罪賈捐之數短石顯又爲薦顯奏稱譽其美何其無特操歟曰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諸葛豐以之孟子曰訑訑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賈捐之以之蓋剛必養之以學才必持之以德豐名爲特立剛直効外屬詩章似不畏彊禦然於堪猛昔譽今毀則失其操守矣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議棄珠厓有乃祖餘風然於石顯乍佞乍賢則沒於權利矣豐之過小捐之之過大當斯時也邪正雜糅忠讒並進二臣以好惡之私亂是非之實厥罪惟鈞是故君子小人之分爲君爲臣皆不可以不明辨在楚則烏可鵲矣在秦則鹿可馬矣真僞未易覈也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惟至明而已堪猛之忠石顯之邪不待

明者而後知二臣反易白黑龔譽其君元帝心昏耳目塞退堪猛若墜之淵石顯終其身不去以忠爲邪以邪爲忠日中見沬明夷入于左腹未之或知也虞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舉十六相去四凶天命天討之公也元帝若能知是雖百豐捐之其能蔽乎

石顯兗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

或問中書樞機之任尚書喉舌之官漢皆用宦者何以清治原通下情歟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官名不正則萬事不得其正君心不正而能正朝廷百官者未

之有也古者天子左右之臣罔匪吉士不以憸人閒之閽寺統于冢宰奄之位止於上士内臣不敢撓外朝私昵不敢干公議此聖王所以紀綱正而天下定也自漢武游宴内庭始命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宣帝時恭顯因以擅權中書在周爲内史尚書在虞爲納言其職至重而漢之用人至輕以閹閽埽除之隸竊弄朝綱賊害諫輔威柄旁落而不悟危亂已形而不知至元帝極矣周堪領尚書事古之常伯也乃因石顯奏事堪默默不去固未識行藏之誼然武宣之敝化未改太阿之倒持難收堪亦

未如之何蕭望之猶不能正況堪乎自時厥後官職益紊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吏用士人東漢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尚書為政本矣中書自成帝改為中謁者令魏曰中書監令權寵翕赫而政自中書出矣逮唐則中書尚書兩令並為上相原其建官之初皆漢宦者為之名之不正莫甚焉元魏侍中最重而政在門下其後列為三省雖然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必自正君心始

京房

或曰京房學易而不知浚恒貞凶之戒其未達易之

理歟曰邵子有言夫易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闔渾然無迹又曰聖人重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宦官之用事在宣帝時為一陰之姤當防而不防至元帝時為五陰之剥小人長君子消不利有攸往而京房猶欲救之房之學長於易之災變得其數而不明其理一旦欲去望之堪猛所不能去之疾其始召見也奏考功課吏法可以過惡揚善否乎不量其君之不明而求其說之必行且石顯氣燄已成生殺在手視元帝之庸闇如木偶在偃仰之堂

握雲霓來御日月無光猶日蒙氣之不解何見之晚也元帝謂臨亂之君　賢其臣本心之明未泯謂居曰已論非不知其姦也顯入左腹益深房以過涉滅頂何歟曰帝非不欲去顯也不可去也陰凝冰堅积深黨盛如穴壙之狐不可灌傅咽之瓔不可割不防之於未然至是難復制矣京不密則失身房乃濡言於頌巧之張博而外交淮陽其能免正先之疏乎聖賢非無救時行道之心合之則藏不遇則去在遯則不利貞不能大正也在晉則罔孚裕无咎不求必信也房疾邪而欲大正之罔孚而不寬裕自守焉得為知易

匡衡

或曰西漢諸儒自董仲舒之後唯匡衡之言純正溫雅然而持祿保位破阿諛之譏與張禹孔光無異何歟曰脩辭立其誠聽其言而觀其行辭與誠一言與行一謂之君子董仲舒所以度越諸子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匡衡因史高之薦而登於朝觀遠臣以其所主始進不以正緣飾經術溢于文辭不足觀已衡雖善說詩其視轅固申公之守儒猶莖莛之殊也衡之言曰治天下者審所上又曰治性之道必

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皆儒者之至論若別白忠邪無片言之及元帝之失在於無斷亦不切劘箴儆以格其非傳謂畏石顯不敢失其意王尊劾以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則焉用彼相乎意木彊之絳侯能折諸呂之難少文之王陵能中白馬之約無術學之申屠嘉能摧抑弄臣之慢若儒者之得政自公孫弘蔡義韋賢玄成及衡禹光之徒口道先王語以媒爵位爲具臣爲盜儒是經自經人自人學問議論與操履判然爲二物也漢之政始自宦者出終自外戚出安得真儒而用之哉

通鑑答問卷第五